



初 中 國 文

分 類 選 讀

故 事
詩 選

胡 雲 翼 編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標商冊註



11944)

行發

價 0.25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發行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再版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故事詩選 (全一冊)

上海實售中儲券七十一元六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胡雲翼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二一九四四)

序

故事詩有兩種：一種是詩的本身包涵一個故事，叫做敘事詩；一種是詩的背境有一個故事，叫做本事詩。今合輯二者，名爲故事詩選。

敘事詩在西洋文學史上發達最早，如紀元前十四世紀希臘大詩人荷馬（Homer）所著的伊利亞特（*Iliad*）與奧德賽（*Odyssey*）二詩，實爲最古而最偉大的作品。我國的敘事詩發展較遲，流傳至今者，當以漢末的孔雀東南飛爲首。此後杜甫、白居易、吳偉業諸詩人，均有所作；但能夠稱爲純粹的敘事詩實在不多。這一類作品之光大，尙有待於今後詩人之努力。

本事詩盛行於唐。當時上自天子，下至市儈，大都解詩；文人學士，什九能詩。雖無名小卒，苟有一首詩或半章詩傳誦於世，便成佳士。著名詩人之行動，尤爲大眾所注目，佳話流傳，史所艷稱。唐以後，詞曲代興，文學趣味的方向已經轉變，詩人的社會地位遠不如前，佳話漸少，詩之有本事者也漸少了。

本書分爲上下二編：上編爲本事詩，共錄四十三首；下編爲敘事詩，共錄二十七首。凡敘事詩之有本事者，均列入上編。

編者識 二十四年八月

凡例

- 一、 研習國文，僅恃教本，不足以圖功；而以今日學校課程之繁重，欲對於國文作大規模的課外閱讀，實非時間所許。本『選讀』即就初中國文課程所需，分別門類選輯若干冊，詳加音註，以供初中學生作為國文科最低限度應有的補充讀物。
- 二、 各本所選，以淺近暢達之古文及詩詞，適宜於現代青年之賞鑑者為準。其文字艱深，陳義過高，或違背時代精神者，概不選列。
- 三、 選輯各文，以錄載全篇為原則。然間有冗文無關宏旨，雜言不合體例，如敘事寫景文中往往羈入無聊的論贊之類，倘無關於大體，即多付之刪節。至於詩詞及抒情文之富於文藝性者，則悉錄全文，並無改動。
- 四、 各書註釋，不厭求詳。諸如人名地名之可徵考者，掌故典物之難索解者，莫不備註。前後互見，亦皆標舉。但如已見前文三四次以上者，後文不復加註，以免冗繁。
- 五、 各書編次，均以作者時代之先後為序。

六、編者學識疏淺，訛誤在所不免，敬祈當世學人，有以教之。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故事詩選

上編

目錄

凡例

序

垓下歌（項籍）……

北方有佳人（李延年）……

白頭吟（卓文君）……

孔雀東南飛（無名氏）……

詠荊軻（陶潛）……

伏悲白頭翁（劉希夷）……

明河篇（宋之問）……

一七

一六

一〇

三

二

一

一

- 綠珠篇（喬知之）……………一八
- 歸終南山（孟浩然）……………一九
- 芙蓉樓送辛漸（王昌齡）……………二〇
- 長信秋詞（前人）……………二〇
- 哭單父梁少府（高適）……………二〇
- 涼州詞（王之渙）……………二一
- 黃鶴樓（崔顥）……………二二
- 桃源行（王維）……………二三
- 夷門歌（前人）……………二五
- 息夫人怨（前人）……………二八
- 清平調（李白）……………二九
- 烏棲曲（前人）……………三〇

雁門太守行（李賀）	三二一
夕次壽陽驛題絕句（韓愈）	三三三
鎮州初歸（前人）	三三三
長恨歌（白居易）	三四
琵琶引（前人）	四〇
賦得古原草送別（前人）	四三
戲贈看花諸君子（劉禹錫）	四四
重遊玄都觀絕句（前人）	四四
題都南城莊詩（崔護）	四五
贈婢絕句（崔郊）	四六
題李凝幽居（賈島）	四六
悵別（杜牧）	四七
何滿子（張祜）	四八

留別（崔涯）	四九
明妃曲（王安石）	五〇
過平原作（文天祥）	五一
圓圓曲（吳偉業）	五三
南將軍廟行（王士禎）	六〇
費宮人刺虎歌（袁枚）	六一
瓊兒曲（秦雲）	六五

下編

羽林郎（辛延年）	六九
陌上桑（無名氏）	七〇
孤兒行（無名氏）	七一
上山採蘼蕪（無名氏）	七二

悲憤詩(蔡琰)	七三
飲馬長城窟行(陳琳)	七五
長干行(李白)	七六
白頭吟(前人)	七七
石壕吏(杜甫)	七九
新婚別(前人)	七九
無家別(前人)	八〇
佳人(前人)	八一
兵車行(前人)	八二
上陽白髮人(白居易)	八三
新豐折臂翁(前人)	八五
賣炭翁(前人)	八六
母別子(前人)	八七

連昌宮詞（元稹）	八八
節婦吟（張籍）	九二
秦婦吟（韋莊）	九二
孤兒行（鄭燮）	九九
後孤兒行（前人）	一〇一
歸家即事（袁枚）	一〇二
萍鄉記事（前人）	一〇五
隴上作（前人）	一〇六
烈女行記黃婉梨事（金和）	一〇八
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黃遵憲）	一一〇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故事詩選 上編

垓下〔一〕歌

項籍〔二〕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紀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軍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如上），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史記項羽本紀）

【註釋】〔一〕垓下 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二〕項籍 字羽，秦末下相人。力能扛鼎，與叔父梁起兵抗秦，梁敗死，籍將其軍。遇秦軍，九戰皆破之。自立爲西楚霸王。與漢高祖爭衡，戰無不取。後爲漢軍及諸侯軍圍於垓下，自剄死。

北方有佳人

李延年〔一〕

垓下歌 北方有佳人 白頭吟

得！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

【紀事】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如上。）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公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漢書外戚傳）

【註釋】 「一」李延年 漢中山人。初給事狗監。以李夫人貴。善歌，爲變新聲。武帝時官協律都尉，佩印綬，與臥起。李夫人卒，愛弛，遂被誅。

白頭吟

卓文君（二）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蕤蕤。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紀事】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西京雜記）

【註釋】「一」卓文君 漢臨邛人卓王孫女。司馬相如飲於卓氏。文君新寡，相如以琴挑之，文君夜奔相如。

「二」躑躅 音鸞牒，行貌。「三」嫋嫋 風動貌。「四」蕤蕤 煩瑣貌。

孔雀東南飛

無名氏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徊。

「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

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

阿母得聞之，椎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

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乃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葢麩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

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

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二嬉戲莫相忘。』

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

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

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

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

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

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

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四〕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五〕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六〕通言語，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

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

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

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二二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媾。」

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二二「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

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歷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二二正相應，良吉三十日。
「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鵝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二三青驄馬，二三流蘇二三金縷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疋，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

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晡晡二四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二五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躑躅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

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

府吏謂新婦：『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

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

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

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三七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
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

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顧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一〕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徬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紀事】焦仲卿妻，不知誰氏之所作也。其序曰：『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而爲此辭也。』（樂府詩集）

【註釋】〔一〕孔雀東南飛 一名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二〕箜篌 古樂器，一曰坎侯，亦作空侯。漢武帝時

創。〔三〕區區 謂心意狹小也。〔四〕取 與娶同。〔五〕椎牀 敲牀也。〔六〕初陽 舊說謂冬至一陽

始生，初陽卽一陽初動之時，舊曆十一月也。〔七〕伶仃 卽伶仃之意。〔八〕葳蕤 盛貌。〔九〕斗帳 帳

形如覆斗，故曰斗帳。〔一〇〕嚴妝 妝束整齊也。〔一一〕瑤 耳珠也。〔一二〕下九 古人以十九日爲下九。每

月十九，置酒爲婦女之歡。名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待陽以成。故女子於是夜爲藏鈎之戲，以待月明，有忘寢

而達曙者。〔一三〕便言 有口辨也。〔一四〕丞 佐貳之官。〔一五〕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 此十字不可解，

疑有脫誤。〔一六〕主簿 管理文書簿籍之吏。〔一七〕吞泰如天地 否，泰，易卦名。天地交謂之泰，以喻通；天地

不交謂之否，以喻窮也。〔一八〕要 約也。〔一九〕府君 漢時太守之稱。〔二〇〕六合 以月建與月將爲相合

也。如正月建寅，月將在亥，故寅與亥合。二月建卯，月將在戌，故卯與戌合。月建左旋，月將右轉，順逆相值，謂之六合。〔三〕躑躅 行不進貌。〔四〕青驄馬 馬之青白色者。〔五〕流蘇 緝采色鳥尾爲之，或五色線爲之，所以爲飾也。〔六〕晡晡 日無光也。〔七〕藏 與臙通。〔八〕臺閣 謂官府也。〔九〕青廬 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新婦。〔十〕華山 此華山當係廬江府附近之小山名，非指西嶽。

詠荆軻

陶潛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

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歿，千載有餘情。

【紀事】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權。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於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禱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

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俚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

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悉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呂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一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呂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握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

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軻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

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擣秦王，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契約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史記刺客列傳）

【註釋】 〔一〕陶潛 一名淵明，字元亮，晉尋陽人。嘗爲彭澤令。家貧，好飲酒。世稱靖節先生。所作田園詩妙造自然，爲世所宗。有陶靖節集。

〔二〕嬴 指秦國，秦爲嬴姓，故云。

〔三〕易水 發源於今河北易縣，其流有三

自定興西南合拒馬河者，曰中易，今之白澗河，卽武水；在定興西爲沙河流入於中易者，曰北易，卽濡水；逕徐水

歷安新，爲滹河者，曰南易。 〔四〕漸離 戰國燕人。善擊筑。荆軻刺秦王失敗死，漸離變姓名，爲人傭保。久之，聞

於始皇，始皇惜其善擊筑，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置鉛筑中，撲始皇，不中，被殺。 〔五〕

宋意 荆軻之友。軻入秦，宋意與高漸離爲擊筑而歌送之於易水之上。（見淮南子） 〔六〕商音 五音之

一。 〔七〕羽 五音之一。 〔八〕凌厲 奮迅無前之貌。 〔九〕逶迤 斜曲遠去貌。 〔一〇〕怔營 惶懼不安

貌。

代悲白頭翁

劉希夷〔一〕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

洛陽女兒好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

擢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

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

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

【紀事】

希夷美姿容，好談笑，善彈琵琶，飲酒至數斗不醉，落魄不拘常檢。嘗作白頭吟一聯云：『今年花落顏

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歎曰：『此語識也。石崇謂「白首同所歸」，復何以異？』乃除之。又吟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復歎曰：『死生有命，豈由此虛言乎？』遂併存之。舅宋之間苦愛後一聯，知其

未傳於人，懇求之，許而竟不與。之間怒其誑已，使奴以土囊壓殺於別舍。時年未及三十，人悉憐之。（唐才子傳）

【註釋】「一」劉希夷 唐汝州人。善爲從軍閨情之詩。詞調哀苦，爲時所重。志行不修，爲姦人所殺。（見舊唐

書）「二」光祿 司膳之官。

明河篇

宋之問

八月涼風天氣清，萬里無雲河漢明。昏見南樓清且淺，曉落西山縱復橫。

洛陽城闕天中起，長河夜夜千門裏。復道連蔓共蔽虧，畫堂瓊戶特相宜。雲母

帳前初汎濫，水晶簾外轉逶迤。倬彼昭回如練白，復出東城接南陌。

南陌征人去不歸，誰家今夜擣寒衣。鴛鴦機上疎螢度，烏鵲橋邊一雁飛。

雁飛螢度愁難歇，坐見明河漸微沒。已能舒卷任浮雲，不惜光輝讓流月。

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紀事】宋考功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意。宋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

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間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

之間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間終身慚憤。（本事詩）

【註釋】「一」明河 謂天河也。「二」宋之間 字延清，一名少連，唐汾州人。工應制詩。武后朝爲內供奉。景

龍中，官考功員外郎，世稱宋考功。睿宗時，流嶺南，賜死。「三」複道 樓閣通行之道也，上下有道，故謂之複道。

「四」蔓 音萌，屋棟也。「五」雲母 爲花崗岩之主要成分，亦雜於各岩石與細砂中。擊之片片如紙。其色

白而有珠光者，爲白雲母，薄者可爲屏帳。「六」逶迤 見前陶潛詠荊軻註九。「七」倬彼昭回 詩：「倬彼

雲漢，昭回於天。」倬，大也。昭回，言光耀之回轉也。「八」烏鵲橋 相傳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九」成

都賣卜人 集林載：「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以問成都賣卜人嚴君

平，乃織女支機石也。」

綠珠二篇

喬知之二

石家金谷三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四此日可憐君自許，此時可喜得人情。
君家閨閣不曾難，常將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干。
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袂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爲君盡！

【紀事】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善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誅之。（舊唐書）

【註釋】「一」綠珠 晉石崇之愛妾。孫秀求之，崇不許。秀矯詔收崇，綠珠自投樓下而死。「二」喬知之 唐

馮翊人。武后時，累除右補闕，遷左司郎中。後爲武承嗣所殺。「三」金谷 在河南洛陽縣西，石崇會築別廬於此，卽世所稱金谷園也。「四」娉婷 美貌。

歸終南山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紀事】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爲王右丞所知。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擊節不已。維持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浩然錯愕伏牀下。維不敢隱，因之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詔見。上曰：「卿將得詩來耶？」浩然奏曰：「臣偶不齋所業。」上卽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聞之慙然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

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歸南山，終身不仕。（撫言）

【註釋】「一」終南山 一名南山，又名中南，在陝西長安縣南五十里。「二」孟浩然 唐襄陽人，隱居鹿門

山。年四十，游京歸，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服，有詩集四卷。「三」青陽 春爲青陽。

芙蓉樓送辛漸

王昌齡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長信秋詞

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哭單父梁少府

高適

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
夜臺猶寂寞，疑是子雲居。

涼州詞

王之渙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紀事】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賞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香華黠曳，都冶頹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帶平明金殿開……』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若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及雙鬢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之渙卽挪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

之，歡醉終日。（集異記）

【註釋】〔一〕王昌齡 字少伯，唐江寧人。為祕書郎，有聲開元天寶間。晚年因不謹細行，貶龍標尉，世稱王龍

標。為刺史閻丘曉所殺。有集五卷。〔二〕長信 宮名。漢成帝女官班婕妤失寵，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作詩賦

自傷，詞極哀慘。〔三〕團扇 班婕妤怨歌行云：『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四〕昭陽 漢宮名，漢成帝寵妃趙昭儀所居。〔五〕高適 字達夫，唐渤海人。玄宗時累舉有道科，官至左散

騎常侍。年五十始為詩。有高常侍集十卷。〔六〕夜臺 謂冥間。〔七〕子雲居 子雲，漢揚雄字。漢書：『雄家

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八〕涼州 今甘肅省地。〔九〕王之渙 唐并州人。工詩，文名動一時。〔十〕羌

笛 樂器，漢武帝時丘仲所作，長尺四寸。因出於羌中，故名。〔十一〕玉門關 古關名，在今甘肅敦煌縣西一百

五十里陽關之西北。古為通西域要道。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

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紀事】 顯遊武昌，登黃鶴樓，感慨賦詩。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唐才子傳）

【註釋】 「一」黃鶴樓 在今湖北武昌縣北。相傳費文禕登仙，每乘黃鶴，於此樓憩駕，故名。（見寰宇記）

【二】崔顥 唐汴州人。有文無行，好蒲博，嗜酒。終司勳員外郎。 【三】歷歷 分明也。 【四】漢陽 今縣名，屬

湖北。縣城當江漢之合流，隔江東望武昌。 【五】鸚鵡洲 在今武昌縣西南江中。

桃源行

王維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清溪不見人。

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櫺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

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

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

桃源行

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
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衍。
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曲到雲林。春來遍是
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紀事】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

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

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

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

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

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

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

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卒。後遂無問津者。（陶潛桃花源記）

【註釋】「一」王維 字摩詰，唐太原人。玄宗時官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工詩，善書畫。有集。「二」潛行 暗

行也。〔三〕隈隩 既曲且深也。〔四〕攢聚也。〔五〕武陵源 武陵，今湖南常德縣。此所言，不必實有其地。

夷門歌

七國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

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

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亥爲屠市鼓刀人，嬴爲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良謀，意氣並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紀事〕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

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

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試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嗜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史記信陵君列傳）

【註釋】〔一〕夷門 魏城之東門。〔二〕七國 戰國時秦、楚、齊、韓、魏、趙、燕，謂之七國。〔三〕邯鄲 趙都，今

河北邯鄲縣。〔四〕魏王 魏安釐王也。〔五〕平原君 趙公子勝，封於平原，故號平原君。相趙，好賓客，從者

數千人。〔六〕公子 名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號信陵君。食客三千人。率五國兵破秦，威振天下。後魏王信讒，

不用信陵君，信陵君乃與賓客飲醇酒，多近婦女。四歲，竟病酒卒。〔七〕抱關 守關也。

息夫人怨

莫以今時寵，而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紀事】 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織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

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先成，座客無敢繼者。王乃歸餅師，以終其志。（本事詩）

【註釋】〔一〕息夫人 春秋息侯之夫人。楚文王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未言。楚王問之，對曰：「吾一

婦人而事二夫，縱勿能死，其又奚言？」

清平調

李白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其二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

【紀事】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即今牡丹，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承旨，猶苦宿醒，因援筆賦之。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

酌西涼洲蒲萄酒，笑領歌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斂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楊太真外傳）

【註釋】「一」李白 字太白，本隴西人，生於蜀之綿州。玄宗時供奉翰林。後坐事長流夜郎，遇赦得還。其詩爲一代之雄，世稱「詩仙」。「二」羣玉山頭 羣玉之山。爲西王母所居。「三」瑤臺 以玉飾臺也，仙人所居。

「四」巫山 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阻，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五」飛燕 趙氏，漢成帝宮人，以體輕號飛燕，後立爲后。「六」傾國 謂絕代之美人也，指楊貴妃。「七」沈香亭 亭之以沈香木築成者。

烏棲曲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猶銜半邊日。銀

箭金壺漏水多，^{〔五〕}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紀事】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嘆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壺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賀又見其烏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本事詩）

【註釋】〔一〕烏棲曲 古樂府名，烏獸曲之一也。〔二〕姑蘇臺 在今江蘇吳縣西南姑蘇山上。〔三〕吳

王 指夫差。〔四〕西施 春秋越苧蘿村西鬻薪之女，范蠡取以獻於吳王夫差。吳亡，不知所終。〔五〕銀箭

金壺漏水多 銀箭與金壺均古計時之器。其制於漏壺之底穿孔，中立一箭，是謂漏刻。壺中之水，因漏而減，刻漏之度，亦以次顯露，視此可以知時。

移家別湖上亭

戎 昱

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紀事】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昱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爲開筵，自持盃命歌，遂唱

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言隨淚下。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答之。命與妓百縑，即時歸之。（本事詩）

【註釋】「一」戎昱，唐荆南人。至德間以文學登進士。衛伯玉辟爲從事。京兆尹欲妻以女，命改姓，昱拒之。德宗初，歷任辰楚二州刺史。

雁門太守行

李賀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脂凝夜紫。半捲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爲君死。

【紀事】李賀以詩歌調韓吏部，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開。」却緩帶命邀之。（幽閑鼓吹）

【註釋】「一」雁門，舊郡名，今山西舊代州寧武北部朔平南部及大同東北部之地。「二」李賀，字長吉，唐鄭王後，家於福昌縣之昌谷。七歲能詩。憲宗時爲協律郎。卒年僅二十七歲。著有昌谷集。「三」易水，見前。

陶潛詠荆柯註三。〔四〕黃金臺 戰國時燕昭王築臺於易水東南，置千金其上，延天下士，號黃金臺。〔五〕

玉龍 寶劍名。

夕次壽陽驛題絕句

韓愈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放待郎歸。

〔紀事〕 韓退之有二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廷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

蓋有所屬也。柳枝後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及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自是專寵絳桃矣。

〔唐語林〕

〔註釋〕 〔一〕壽陽 今安徽壽縣。 〔二〕韓愈 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官至吏部侍郎。卒諡曰文，世稱韓文

公。詩文為後世所宗。有韓昌黎集。 〔三〕長安 唐時京師。 〔四〕鎮州 唐置，為成德軍治。今河北正定縣治。

長恨歌

白居易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蛾眉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

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三〇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三一腸斷聲。
天旋地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三二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三四芙蓉未央三五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
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三六白髮新，椒房三七阿監青娥三八老。夕殿螢飛思悄
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
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臨邛三九道士鴻都四〇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慙勸覓。
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四一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
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樓閣玲瓏五雲四二起，其間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
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四三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
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四四銀屏迤邐四五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
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四六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

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慙慙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紀事】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勸于旰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於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熠燿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心油然，若有所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於壽邸，旣笄矣，鬢髮賦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藻瑩。旣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用。由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居同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

態致是，蓋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叔父昆弟皆列位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宮，車服邸第，與大長公主侔矣。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故當時諺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封妃，看女卻爲門上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向關，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鼂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釐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請以貴妃塞天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旣而玄宗狩成都，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赦改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子，玉璫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不能得。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天海，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其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又至，詰其所從。方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於時雲海沈沈，洞天日曉，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

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曳鳳寫，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惘然，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固徵其意，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於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是夜張錦繡，陳飲食，樹瓜華，焚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尙之。時夜殆半，侍衛於東西廂，獨待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鳴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或在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晏駕。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藍屋。鴻與琅邪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絕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陳鴻長恨傳）

【註釋】

〔一〕白居易

字樂天，唐太原人。元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居香山，自稱香山居士。所爲詩平易近人，

流傳甚廣。有白氏長慶集。

〔二〕六宮

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為六宮。

〔三〕華清池

在陝西臨潼縣南驪

山下，即所謂驪山溫泉也。唐時在華清宮內。

〔四〕凝脂

謂皮膚也。詩經：『膚如凝脂。』

〔五〕步搖

古婦

人首飾，以金銀絲宛轉屈曲作花枝，插髻後，隨步輒搖，故名。

〔六〕夜專夜

謂無夜不專房也。

〔七〕金屋妝

成嬌侍夜

漢武帝為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問曰：『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

〔見漢武故事〕

〔八〕醉和春

言醉意與春色若為一也。

〔九〕姊妹弟兄皆列土

楊妃有姊三人，大姨

封韓國夫人，三姨封虢國夫人，八姨封秦國夫人，妃父玄琰累封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從兄銛為鴻臚卿，

鑄為侍御史，從祖兄國忠官至宰相。

〔十〕驪宮

唐開元五年，置溫泉宮於驪山，天寶六年改為華清宮，即驪

宮也。

〔十一〕漁陽鞞鼓動地來

此指天寶十四年安祿山之亂。漁陽，今河北薊縣平谷等地。

〔十二〕霓裳羽衣

曲 本婆羅門曲，傳自西涼。唐玄宗潤飾其詞，而易以美名。

〔十三〕翠華

天子之旗，以翠羽為飾，故曰翠華。

〔十四〕六軍

古制，凡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

〔十五〕鈿

婦人首飾。

〔十六〕翠翹金雀

翹，羽也，金雀以翠

羽為飾。

〔十七〕玉搔頭

用以搔頭之玉簪也。

〔十八〕雲棧

謂棧道高入雲際也。

〔十九〕劍閣

即劍門山，大小二劍山絕險相連，飛閣相通，故曰劍閣。在今四川劍閣縣北。

〔二十〕峨眉

在四川峨眉縣西南。

〔二十一〕行

宮 於京師之外，建立宮殿，以為天子出行時所居者。

〔二十二〕夜雨聞鈴

太真外傳：『上至斜谷口，屬霖雨彌

旬於棧道中聞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三〕馬嵬坡 在陝西興

平縣西二十五里。〔四〕太液池 名，在長安城東大明宮內。〔五〕未央宮 名，在長安縣西北。〔六〕梨園

弟子 玄宗知音律，選樂部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子弟」。〔七〕椒房殿 名，在未央宮，皇后所

居。〔八〕阿監青娥 監謂宦官，青娥謂宮婢也。〔九〕臨邛 今四川邛崃縣。〔一〇〕鴻都 長安門名。〔一

〕碧落 道家稱天空曰碧落。〔三〕五雲 謂五色之雲也。〔三〕太真 楊妃初爲女道士，號太真。〔四

〕小玉雙成 小玉，吳王夫差女，後仙去。董雙成，西王母侍女。〔五〕珠箔 珠簾也。〔六〕迤邐 連綿也。〔

七〕闌干 縱橫貌。〔八〕昭陽殿 楊妃生時所居。〔九〕蓬萊宮 仙宮也。〔一〇〕鈿合 合以金飾者，按廣

韻：鈿是以金寶等飾器之名。〔四〕長生殿 在華清宮內。〔四〕比翼鳥 爾雅謂南方有比翼鳥，不比不飛，

其名鸞。〔四〕連理枝 兩樹異根，而其上之枝相連者。

琵琶引

潯陽江 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

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

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捻抹復挑，〔三〕初爲霓裳〔四〕後六么〔五〕。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六〕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情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沈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七〕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八〕第一部。曲罷曾教善才〔九〕服，妝成每被秋娘〔一〇〕妬。五陵〔一一〕年少爭纏頭，〔一二〕一曲紅綃〔一三〕不知數。鈿頭銀篋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年浮梁〔一四〕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月明江水寒。夜

手法也。〔三〕霓裳 卽霓裳羽衣曲，見前長恨歌註十二。〔四〕六么 曲名。〔五〕間關 鶯語聲也。

〔六〕蝦蟆陵 在今陝西長安縣。〔七〕教坊 唐時官妓所居。〔八〕善才 曲師之通稱。〔九〕秋娘 唐

時女子如杜秋娘，謝秋娘，均以秋娘爲名，大約當時以『秋娘』爲美女之通稱，猶之以王昌爲男子之通稱也。

〔一〇〕五陵 爲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皆在長安城北。〔一一〕纏頭 賞歌舞人之費也。〔一二〕紅綃 綵

帛也。〔一三〕浮梁 今江西浮梁縣。〔一四〕蘭干 見前長恨歌註三十七。〔一五〕啣啣 歎息聲也。〔一六〕帝

京 唐時京師爲長安。〔一七〕潯陽 唐置縣名，卽今九江縣。〔一八〕溢江 由九江北流入長江。〔一九〕嘔嘔

嘲嘶 嘔嘔，山歌聲也。嘲嘶，村笛聲也。〔二〇〕江州 卽今九江縣。〔二一〕青衫 唐時官職卑者著青衫。

賦得古原草送別

離離^{〔一〕}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

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二〕}

【紀事】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諱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別

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歎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唐摭言）

賦得古原草送別 戲贈看花諸君子 重遊玄都觀絕句

【註釋】「一」離離 分披繁盛貌。「二」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楚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戲贈看花諸君子

劉禹錫〔一〕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重遊玄都觀絕句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落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紀事】劉尙書自屯田員外，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戲贈看花諸君子詩，其詩一出，傳於都下。

有素嫉其名者，白於執政，誣其有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即曰：「近者新詩，未免爲累，奈何？」不

數日，出爲連州刺史。其自敘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爲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荆南，又貶

朗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

今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蕩然無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再遊。

時太和二年三月也。』（本事詩）

【註釋】「一」劉禹錫 字夢得，唐中山人。官至太子賓客，世稱劉賓客。元和初，以附王叔文被貶。以詩著稱，有劉賓客集四十卷。「二」玄都觀 在今陝西長安縣城內崇業坊。

題都城南莊詩

崔護（一）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紀事】初，護舉進士不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村居，花木叢萃。叩門久，有女子自門隙問之，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子乃啓關，以盃水至，獨依小桃柯佇立，而意屬良厚。崔辭起，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後絕不復至。及來歲清明，徑往尋之，戶扃無人，因題此詩於左扉。後數日，復往尋之，有老父出曰：「吾女笄年知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死。殺吾女者，得非君耶？」持崔大哭。崔感動，請入臨，見其女儼然在床，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須臾，開目復活。老父大喜，遂以女歸之。（太平廣記）

【註釋】「一」崔護 字殷功，唐博陵人。登貞元第，終嶺南節度使。

贈婢絕句

崔郊〔一〕

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一〕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一〕是路人。

【紀事】

郊寓居漢上。有婢端麗，善音律。既貧，鬻婢於連帥，給錢四十一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其婢因寒食

來從事家，值郊立於柳蔭。馬上漣泣，誓若山河。郊乃贈之以詩。或有嫉郊者，寫詩於座。帥親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作耶？』遂令婢同歸。至於幃幌奩匣，悉爲增飾之云。（唐詩紀事）

【註釋】

〔一〕唐元和間秀才。

〔二〕綠珠

見前喬知之綠珠篇註一。

〔三〕蕭郎

梁武帝未貴時，王儉稱

爲蕭郎。

題李凝幽居

賈島〔一〕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紀事】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欲『推』字，煉之未定，於

驢上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觀者訝之。時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尚為手勢未已。俄為

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推』字與『敲』字未定，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謂島曰：『敲』字

佳。』遂並轡而歸，共論詩道，留連累日，因與島為布衣之交。有贈島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

天恐文章聲斷絕，故生賈島在人間。』自此名著。後因不第，乃為僧，改號無本，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一日，宣宗

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高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

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主簿，後遷普州司倉卒。（詩話總龜）

【註釋】〔一〕賈島 字浪仙，唐范陽人。初為浮屠，後去而舉進士，累舉不第。嘗官長江主簿。有長江集。

悵別

杜牧

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紀事】杜舍人再捷之後，時譽益清，物議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裁之能，聞吳

興郡有長眉纖腰有類神仙者，罷宛陵從事，專往觀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洪飲，脫觀官妓，

曰：『善則善矣，未稱所傳也。』覽私選，曰：『美則美矣，未愜所望也。』將離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彩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愚無恨焉。』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誇尚，人得縱觀，兩岸如堵。紫微則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將散，俄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鄰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遂命接致綵舟，欲與之語。母幼惶懼，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縠一篋爲質。婦人辭曰：『他人無狀，恐爲所累。』紫微曰：『不然。余將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筆於紙，盟而後別。紫微到京，常意霄上。厥後十四載，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卽命搜訪。女適人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詰之。其夫慮爲所掠，攜子而往。紫微謂曰：『且納我賄，何食前言？』母卽出留翰以示之，復白曰：『待十年不至而後嫁之，三載有子二人。』紫微熱視舊札，俯首逾刻，曰：『其詞也直。』因贈詩以導其志。翌日，遍聞於好事者。（闕史）

【註釋】「一」悵別 按此詩別本作：『自恨尋芳去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二」杜牧 字牧之，唐萬年人。官至中書舍人。時人以別於杜甫，稱爲小杜。有樊川集。

何滿子

張祜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又

自倚能度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

【紀事】二章，祐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卽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絃。」上惘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祐爲歌曰：「偶因歌態咏嬌曠，傳唱宮中十二春。却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唐詩紀事）

【註釋】「一」何滿子 詞曲名。本唐開元滄州善歌者之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竟不免。按又作河滿子。
「二」張祐 字承吉，唐清河人。以宮詞得名。長慶中令狐楚表薦之，不報。嘗客淮南，愛丹陽曲阿地，築室卜隱。
「三」李延年 見前李延年北方有佳人註一。

留別

崔涯

隴上泉流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嫦娥一入月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何滿子 留別 明妃曲

【紀事】 崔涯妻雍氏，乃小校之女，夫婦相歡，而涯不禮其妻父。妻父不平之，奪其女爲尼。涯不得已，爲詩留別。

（唐詩紀事）

【註釋】

〔一〕崔涯

唐吳楚人。工詩，與張祜齊名。失意游俠江湖間。嘗作俠士詩，傳誦人口。

〔二〕巫峽

卽

巫山峽，見前李白清平調註四。

明妃〔一〕曲

王安石〔二〕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尙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三〕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四〕

一去心知去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若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氍毹〔五〕莫相憶。君不見，咫尺〔六〕長門〔七〕閉阿嬌，〔八〕人生失意

無南北。

【紀事】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昭

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

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按其事，畫工有毛延壽等同日棄市。（西京雜記）

【註釋】「一」明妃 王嬙，字昭君。晉人避司馬昭諱，改稱明君。後人又稱明妃。元帝時選入掖廷。呼韓邪單于

入朝，帝以賜之，戎服乘馬，提琵琶出塞去。號寧胡閼氏。卒葬匈奴。塞草皆白，昭君墓獨青，世稱青塚。「二」王安

石 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神宗時爲相，封荆國公。行新法，無成效而罷。其詩文均爲世所宗，有臨川集。

「三」丹青手 畫家也。「四」毛延壽 漢杜陵人。畫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後以醜圖王昭君，爲元帝所殺。

「五」氍毹 匈奴一帶民族，多著氍毹，故稱其地爲氍毹。「六」咫尺 言逼近也。「七」長門 漢宮名。

「八」阿嬌 陳午之女。嫁漢武帝，爲陳皇后。後以擅寵嬌貴，廢居長門宮，數年卒。

過平原二作

文天祥三

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

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江以北無堅城。公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夏盟。賊聞失色分兵還，不敢長驅入咸京。四

明皇父子〔五〕將西狩，由是靈武〔六〕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七〕力，若論牽制公威靈。
哀哉常山〔八〕慘鉤舌，心歸朝廷氣不攝。

崎嶇〔九〕坎坷〔一〇〕不得志，出入四朝〔一一〕老忠節。

當年幸脫安祿山，〔一二〕白首竟陷李希烈。〔一三〕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一四〕欺

日月。〔一五〕——亂臣賊子歸何處，茫茫烟罩中原土。

公死於今六百年，忠精赫赫〔一六〕雷當天。

【紀事】顏真卿字清臣，唐萬年人。開元中舉進士，累遷侍御史。爲楊國忠所惡，出爲平原太守。度安祿山必反，

乃陰爲備。祿山叛，平原獨完。真卿乃益募士，與從父兄杲卿等起兵討賊。河朔諸郡共推爲盟主。代宗朝官至尙

書右丞，封魯國公。德宗立，盧杞惡之，改太子太師。會李希烈反，杞建言遣真卿往諭，希烈脅之，始終不屈，卒遇害。

（據唐書）

【註釋】〔一〕平原 今山東平原縣。〔二〕文天祥 字宋瑞，號文山，宋吉水人。元兵入寇，天祥應詔勤王，封

信國公。兵敗被執，不屈死。〔三〕漁陽 見前白居易長恨歌註十一。〔四〕咸京 卽咸陽，秦時京師，在長安

之東。〔五〕明皇父子 謂玄宗與肅宗。玄宗謚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世稱明皇。〔六〕靈武 故城在今甘

肅靈武縣西北。肅宗卽位於此。〔七〕李郭 謂李光弼郭子儀，爲唐中興名將。〔八〕哀哉常山慘鉤舌 顏

吳卿，字旰，唐臨沂人。玄宗時爲常山太守，起兵討安祿山。爲祿山所執，誓賊不絕口，賊鉤其舌曰：「復能誓否？」

吳卿含胡而絕。〔九〕崎嶇 謂困難也。〔一〇〕坎珂 喻不得志也。〔一一〕四朝 謂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

朝。〔一二〕安祿山 唐營州柳城胡。初名阿摩山，從母適安氏，冒姓安，更名祿山。玄宗時，爲平盧范陽河東節度

使。天寶末，舉兵反，陷洛陽，逼長安，稱燕帝。玄宗幸蜀避之。後爲其子慶緒所殺。〔一三〕李希烈 唐遼西人。德宗

時拜淮西節度使，進南平郡王。後舉兵叛，破汴，僭卽皇帝位，國號楚。部將陳仙奇陰令醫毒殺之。〔一四〕盧杞

字子良，唐滑州人。德宗時爲宰相。後貶澧州別駕死。〔一五〕日月 喻皇帝也。〔一六〕赫赫 盛貌。

圓圓曲

吳偉業〔一〕

鼎湖〔二〕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三〕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紅顏

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譏。〔四〕電掃黃巾〔五〕定黑山，〔六〕哭罷君親再相見。

相見初經田竇〔七〕家，侯門歌舞出如花。許將戚里〔八〕筵篋〔九〕伎，等取將軍油壁車。〔一〇〕

家本姑蘇〔一〕浣花里〔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三〕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采蓮人，門前一片橫塘〔四〕水。

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有淚沾衣。

熏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一〕閉良家，教就新聲傾坐客。

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晳通侯〔一〕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

嬌鳥〔一〕出樊籠〔二〕，待得銀河〔三〕幾時渡？恨殺軍書抵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

相約恩深相見難，一朝蟻賊〔一〕滿長安〔二〕。可憐思婦樓頭柳〔三〕，認作天邊粉

絮看。

徧索綠珠〔一〕圍內第，強呼絳樹〔二〕出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蛾眉匹馬還？

蛾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一〕迎來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印。

專征簫鼓向秦川〔一〕，金牛道〔二〕上車千乘。斜谷〔三〕雲深起畫樓，散關〔四〕月

落開妝鏡。

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一〕紅經十度霜。教曲妓師憐尙在，浣溪女伴憶同行。舊巢

共是銜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珠連萬斛愁，關山漂泊腰支細。錯怨狂風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

嘗聞傾國與傾城，〔三〕翻使周郎受重名。〔三〕妻子豈應關大計，英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三〕一代紅妝照汗青。〔四〕

君不見，館娃〔三〕初起鴛鴦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逕〔三〕塵生鳥自啼，屨廊〔三〕

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三〕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三〕東南日夜流。

【紀事】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快快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賊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台，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畹憂甚，語圓圓。

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碗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鑑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俱焚時，能堅閉金谷耶？蓋以此請，當必來無卻顧。」碗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卻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碗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即欲去。碗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眾音情豔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碗曰：「此非所謂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碗不知所答。命圓行酒。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碗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碗勉許之。吳即命圓拜辭碗，擇細馬馱之去。碗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恐帝聞其子載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者，絕世所希。田碗進帝，而帝卻之。今聞碗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闖，闖即向驥索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驥俱從命，進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歎。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曰：「此樂何如？」

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斫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廕，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剿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驥，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掩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竊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即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闖致說，自以爲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台，營鄆鄆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恆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捧觴爲壽，以爲其神武。

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讎，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豔妻，同歸殲滅，便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陸次雲曰：『語云：『無微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齎重幣求取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徵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陸次雲圓圓傳）

【註釋】 〔一〕吳偉業 字駿公，號梅村，清初太倉人。康熙時，官至國子祭酒。有梅村集。 〔二〕鼎湖 相傳黃

帝於鼎湖乘龍仙去，後人即以鼎湖喻皇帝。此言明思宗也。 〔三〕玉關 卽玉門關，此借以指山海關。 〔四〕

荒謔 謂荒於讌樂。 〔五〕黃巾 東漢末，張角聚衆數十萬，皆著黃巾，時人謂之黃巾賊。以喻李自成。 〔六〕

黑山 在今河北沙河縣北。東漢末，褚燕聚衆百萬，號黑山賊。 〔七〕田竇 田蚡竇嬰，皆漢之外戚。此言田畹。

〔八〕戚里 帝王外戚之所居。 〔九〕簪篸 見前無名氏孔雀東南飛註二。 〔十〕油壁車 以油漆飾車

壁之車也，古女人所乘。 〔二〕姑蘇 江蘇吳縣舊稱姑蘇。 〔三〕浣花里 在四川成都縣西，唐名妓薛濤所

居，此借以爲喻。 〔四〕夫差 春秋時吳王。此以夫差寵西施事作比。 〔五〕橫塘 在江蘇吳縣西南十里。

〔五〕永巷 宮中長巷也。〔六〕通侯 秦廢古五等爵，惟留侯爵，爲爵位之最尊者。所謂「通」言其爵位上

通於天子也。吳三桂時爲平西伯，故云。〔七〕嬌鳥 喻圓圓。〔八〕樊籠 喻田家。圓圓不樂田畝，故云。〔

九〕銀河 謂天河。相傳牛郎織女，隔河而居，一年一度相會。〔一〇〕蟻賊 言賊衆多如蟻之聚也。〔一一〕長安

指清京師，今北平。〔一二〕思婦樓頭柳 唐王昌齡閨怨詩云：「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

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一三〕綠珠 見前喬知之綠珠篇註一。〔一四〕絳樹 古美人。喻圓圓。〔一五〕

蠟炬 蠟燭也。〔一六〕秦川 陝西也。〔一七〕金牛道 金牛峽在陝西沔縣西一百七十里。〔一八〕斜谷 在

陝西郿縣西南。〔一九〕散關 亦稱大散關，在陝西寶雞縣西南。〔二〇〕烏柏 落葉亞喬木，高二丈餘，夏月開

小花。〔二一〕傾國傾城 見前李延年北方有佳人詩。〔二二〕翻使周郎受重名 曹操敗於赤壁，北還，與孫權

書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郎，虛獲此名。」周郎，喻吳三桂。〔二三〕全家白骨成灰土 謂

吳三桂全家爲李自成所殺戮也。〔二四〕汗青 謂史冊也。〔二五〕館娃 宮名，吳王夫差作以館西施者，遺址

在今江蘇吳縣靈巖山上。〔二六〕香徑 卽採香徑，在靈巖山前十里。〔二七〕屨廊 響屨廊，在靈巖山上。相傳

吳王建廊，而虛其下，行之則響，故名。〔二八〕梁州 曲名。〔二九〕漢水 發源於陝西，經湖北東南流入長江。

南將軍廟行^{〔一〕}

王士禛^{〔二〕}

范陽^{〔三〕}戰鼓如轟雷，東都^{〔四〕}已破潼關^{〔五〕}開。山東大半爲賊守，常山平原^{〔六〕}安在哉？
睢陽^{〔七〕}獨遏江淮^{〔八〕}勢，義激諸軍動天地。時危戰苦陣雲深，裂眚不見官軍至。
誰與健者南將軍，包胥^{〔九〕}一哭通風雲。抽矢誓讎已慷慨，拔劍墮指何嶙峋！
賀蘭未滅將軍死，嗚呼南八眞男子！

中丞^{〔一〇〕}侍郎^{〔一一〕}同日亡，碧血斑斕照青史。

淮山峨峨^{〔一二〕}，淮水^{〔一三〕}深，廟門遙對青楓林。行人下馬拜秋色，一曲淋鈴^{〔一四〕}萬古心。

【紀事】南霽雲乞救於賀蘭。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斃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

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韓愈張中丞傳後敘）

【註釋】 〔一〕南將軍 南霽雲，頓邱人。少爲人操舟。安祿山反，從張巡守睢陽。城中食盡，巡令霽雲乞師於賀

蘭進明。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至，進明無出師意，復冒圍入。城陷不屈死。

〔二〕王士禎 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清新城人。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尙書。所著有帶經堂集。池北偶談

等數十種。 〔三〕范陽 唐郡名，今河北大興、宛平、昌平、房山、安次、寶坻等縣之地。安祿山於此起兵作亂。

〔四〕東都 今洛陽舊號東都。 〔五〕潼關 關名，今爲縣治，屬陝西，歷代皆爲要地。 〔六〕常山平原 顏杲

卿爲常山（故城在今河北正定縣西南）太守，顏真卿爲平原（今山東縣名）太守，均反抗安祿山，爲賊所

破。 〔七〕睢陽 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 〔八〕江淮 謂長江與淮水也。 〔九〕包胥 申包胥，春秋楚大

夫。吳師破楚，包胥入秦乞師，依秦庭而哭者七日。秦伯乃遣將定其國難。楚昭王返國賞功，逃不受。 〔一〇〕中丞

張巡曾拜御史中丞。 〔一一〕侍郎 姚闡，唐峽石人。素善張巡，與同守睢陽死難。 〔一二〕峨峨 高貌。 〔一三〕

淮水 發源於河南，流入安徽，瀦於安徽江蘇間之洪澤湖。 〔一四〕淋鈴 見前白居易長恨歌註二十一。

費宮人刺虎歌

袁枚

九殿夔夔鳴戰鼓，萬朵花迎一隻虎。

女兒中有有心人，詭說『儂家是公主。』

公主姿容世寡雙，色能伏虎虎心降。笑捋虎鬚向虎語：『洞房請解軍中裝。』

一杯復一杯，沈沈虎竟醉。『刃此小於菟，』下報先皇帝。『銀燭千條徹帳光，白虹

一道衝天氣。』妾手纖纖軟玉枝，事成不成未可知。妾心耿耿精金鍊，刺虎還如刺繡時。』

一刀初刺虎猶縱，三刀四刀虎不動。帶血抽刀啼向天，可惜大才還小用！

吁嗟乎！城可傾，山可平，總是區區一點誠。君不見滔天狂寇是誰斬，霹靂不能美人敢！

【紀事】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懷宗請周后命侍公主，主絕憐之。宮人見上憂流寇昌熾，未

嘗不竊抱杞人憂也。王承恩者，懷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問寇警。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宮人曰：『惟

居深禁，不可不知而豫爲計也。』承恩奇之。寇愈熾，懷宗憂愈深，宮人問承恩愈數。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

而惟予數數也。」宮人曰：「人皆泄泄，孰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承恩益奇之，曰：「若云『豫爲計』，計安出？」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以徒死耳。」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若能之乎？」宮人曰：「請驗之異日。」有魏宮人者，年差長於費，亦端麗，素與費善，聞其言，曰：「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一死以伸吾志耳。」承恩並奇之。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劍刃嬪妃數人，召公主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死，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於鼎湖也。時尙衣監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他宮人悉散走。費宮人哭侍其側，相與救之而甦。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誑賊以脫主，顧安所往乎？」何新曰：「國丈第可也。」主授衣與婢，而泣與之別。新倉皇負主出。李自成射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人入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奮身入御河，須臾，從之者盈三百；積翠凝脂，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服主服，匿智井中。賊鉤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自成見其豐豔，心欲納之，而每陞御座，輒神搖目眩，見白衣人長數丈者在前立，又恍如帝之辟易於其左右也，心畏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於闖衝陷攻取，居

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酬勳。羅甚喜。宮人曰：「闔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禱從難太監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羅更喜甚，從其請。宮人泣拜先帝畢，並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諸賊大張樂，爲羅賀。羅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牢。酌，又以大觥連飲羅。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闔王，而愧無人。」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羅愈喜，陶然就臥，齟如雷。宮人屏去侍女，挑燈獨坐。聞中外之籟俱靜，於是以纖指挾匕首，睨羅賊之喉，力刺之。羅頸裂，負痛躍起，屢仆屢躍而始僵。賊衆驚闐，排闥救之，已無及。時華燭尙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到項而悠然逝矣。聞於自成，自成駭嘆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陸次雲費宮人傳）

【註釋】「一」袁枚 字子才，號簡齋，清錢塘人。乾隆時進士，出宰江寧。尋即棄官，築隨園於江寧城西以居。所

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等書。「二」一隻虎 指李自成部將羅某。或謂李自成係以費宮人賜另一部將名王

虎者。未知孰是。「三」於菟 楚人謂虎爲於菟。「四」城可傾 春秋時，齊杞梁妻哭其夫十日，城爲之傾。

「五」山可平 北山愚公年九十，以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出入迂曲，欲平之。或笑阻之。公曰：「我死有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告帝。帝命夸娥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

（見列子）

瓊兒曲

秦雲

瑤波秋冷芙蓉泣，嬌紅吹死金風。急可憐墮溷惜名花，愁把瓊兒事重述。

瓊兒家住百花洲，〔一〕 雛鬟生小解含羞。纖纖玉手持蘭槳，日向山塘。〔二〕 盪畫舟。山塘
七里春波綠，吳孃舵尾顏如玉。落日桐橋，〔三〕 停畫橈，爭歌暮雨瀟瀟曲。〔四〕 妾容生就麗如
花，風情不解鬪鉛華。能諳內則，〔五〕 由天性，碧玉。〔六〕 休輕出小家。

椿萱〔七〕 腸斷摧何遽！孤苦零丁塚家去。遶牀相逐弄青梅，兩小無猜早同住。承歡嬌

小奉姑孀，〔八〕 綠窗學繡女紅。〔九〕 忙壓綫不懷貧女怨，〔一〇〕 調羹先遣小姑嘗。〔一一〕 雲

英許作裴航婦，〔一二〕 藍橋〔一三〕 路忽愁分割。方期宜室賦天桃，〔一四〕 翻向章臺作楊柳。〔一五〕

昔背人珠淚暗中彈，變起家門欲訴難。望妾還爲錢樹子，〔一六〕 妝梳逼使入勾欄。〔一七〕 勾

欄姊妹矜膏沐，新樣羅衫鬪妝束。不是紅兒與雪兒，〔一八〕 芳名誤入煙花。〔一九〕 錄使師辛

苦教新聲，琵琶銀甲。〔二〇〕 曲難成。枇杷門巷，〔二一〕 家愁住，鸚鵡簾櫳客恥迎。紫鸞篋嬾梳

雲髮，曉妝愁把花鈿貼。羞將檀板唱楊枝，〔二二〕 慚勸金尊傾竹葉。〔二三〕

豪家公子宿青樓，〔三六〕 徵歌不惜錦纏頭。〔三七〕 阿嬌欲得藏金屋，〔三八〕 翻使紅妝更
抱愁。斛珠難買嬋娟諾，不學丁娘歌十索。〔三九〕 白璧終難玷妾軀，黃金容易成姑惡。逃歸
半夜叩蓬門，〔四〇〕 骨肉猶憐兄嫂存。典卻金釵還換米，紅顏薄命總銷魂。艱難朝爨心悲
痛，操作天寒還忍凍。蟋蟀燈中夜織機，梧桐井畔晨提甕。

秋月春花又一年，風波更起事堪憐。重到平康〔四一〕 舊居處，教迎買笑倚門前。心堅
鐵石原難改，玉潔冰清終自矢。已說羅敷〔四二〕 自有夫，非如蘇小〔四三〕 甘爲妓。鴛鴦〔四四〕
啼徹夜房空，一點殘燈慘不紅。颯颯陰風吹火滅，美人畢命阿芙蓉。〔四五〕 十日夜香顏色
好，天風環佩歸瑤島。〔四六〕 妾身難覓返魂香，〔四七〕 郎意空悲獨活草。〔四八〕 已訂鴛盟誓不
忘，拌將一死報檀郎。〔四九〕 冰肌玉骨何能污，蕙質蘭心祇自芳！

瓊魂夜泣金閨〔五〇〕 路，女貞〔五一〕 花艷紅開樹。表烈誰題幼婦碑？〔五二〕 埋香羞傍眞
孀墓。〔五三〕

【紀事】 作者敘云：『瓊兒，王氏女，住城南百花洲。父操舟爲業。女早孤，爲同業某氏子童媳。長有姿色，其姑逼
入青樓，日遭笞楚，終不親容。有貴公子豔女姿，以多金許姑，求爲妾。女逃歸，依兄嫂，以十指所出自給。居家年餘，

姑與兄嫂謀，使復爲妓。女知不免，遂飲鴉片煙膏而死，年十七歲。時咸豐己未八月十四日也。」

【註釋】「一」秦雲 字膚雨，別號西脊山人，清長洲人。諸生。工詩能書，有伏鸞堂詩稿。「二」金風 秋風也。

「三」百花洲 在江蘇吳縣城南。「四」山塘 在吳縣西北。「五」桐橋 在山塘上。「六」暮雨瀟瀟曲

曲名。白居易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更不聞。」「七」內則 禮記篇名。「八」碧玉 稱小家庭

女。「九」椿萱 謂父母也。「一〇」姑婦 謂舅姑也。「一一」女紅 女功也。「一二」壓線不懷貧女怨 唐秦

韜玉貧女詩：「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一三」調羹先遣小姑嘗 唐王建新嫁娘詩：「三日入

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一四」雲英許作裴航婦 裴航，唐穆宗時秀才，嘗同舟遇樊夫

人，贈詩有「玄霜搗盡見雲英」之句，後果得雲英爲妻。（見唐裴嗣裴航傳）「一五」藍橋 驛名，在陝西藍

田縣東南，卽裴航遇雲英之處。「一六」方期宜室賦 天桃 詩經：「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一七」翻向章臺作楊柳 唐韓翃嘗納柳氏，因故分離，韓翃寄以章臺柳詞，柳氏亦報以楊柳枝詞。後經兵亂，

柳氏爲蕃將沙吒利所得，虞候許俊爲韓劫回。（見許堯佐柳氏傳）後世稱章臺爲妓女聚居之地，楊柳喻爲

妓也。「一八」錢樹子 謂妓女。「一九」勾欄 謂妓館。「二〇」紅兒雪兒 妓女之名。「二一」煙花 謂妓女。

「二二」銀甲 用以冒指甲彈琵琶者。「二三」枇杷門巷 妓女所居也。「二四」楊枝 曲名。「二五」竹葉 卽竹

葉青，酒名。〔二六〕青樓 妓館也。〔二七〕纏頭 見前白居易琵琶引註十一。〔二八〕阿嬌欲得藏金屋 見前

白居易長恨歌註七。〔二九〕丁嬈歌十索 古樂府有丁嬈十索歌，謂索贈遺也。〔三〇〕蓬門 貧家之室也。

〔三一〕平康 唐時長安有平康坊，是妓女所居之地。〔三二〕羅敷 見前無名氏陌上桑。〔三三〕蘇小 卽蘇小

小，南齊時錢塘名妓。（見樂府解題）〔三四〕鴛鴦 鴛鳥，與角鴟同類異種，身小眼大，俗稱貓頭鷹。夜間常作

悲鳴。〔三五〕阿芙蓉 鴉片煙也。〔三六〕瑤島 仙人所居之地。〔三七〕返魂香 博物志：「武帝時，西域月氏

國度弱水，貢返魂香三枚，大如燕卵，黑如桑椹。值長安大疫，西使請燒一枚辟之。宮中病者聞之卽起，香聞百里，

數日不歇。疫死未三日者薰之卽活。乃返生神藥也。」〔三八〕獨活草 越年生草，產羌中，故又名羌活。根可入

藥。〔三九〕檀郎 香郎也，女子對所歡之稱。〔四〇〕金閨 蘇州之別稱。〔四一〕女貞 常綠小灌木，幹高者六

七尺，夏開小白花。琴操：「魯有處女，見女貞木而作歌。」〔四二〕幼婦碑 曹娥，東漢孝女，上虞人。父溺死於江，不

得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投江而死。度尙爲作諫辭，立石。蔡邕夜摸其文讀之，題「黃絹

幼婦外孫齋白」八字，蓋絕妙好辭之隱語也。〔四三〕眞孃墓 眞孃，六朝名妓，墓在今吳縣西北虎邱山上。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故事詩選 下編

羽林郎

辛延年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
依依將軍勢，調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
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
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
兩鬢何窈窕，一世良所無。
一鬢五百萬，兩鬢千萬餘。

「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
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
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
就我求珍肴，金盤餽鯉魚。
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
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
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
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註釋】〔一〕羽林郎 爲雜曲歌辭之一。〔二〕辛延年 未詳。〔三〕霍家 西漢昭帝宣帝時，霍光權傾

內外，族黨滿朝。光卒，宣帝收其兵權，遂以謀反至夷族。〔四〕藍田 山名，在陝西藍田縣東，產美玉。〔五〕大

秦 古西域國名。〔六〕窈窕 妖冶也。〔七〕金吾 官名，即執金吾，掌執金革以禦非常之職也。〔八〕娉

婷 美貌。「九」煜燦 光耀也。「一〇」區區 小也。

陌上桑

無名氏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畊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尙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晳，鬢髮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註釋】「一」陌上桑 一名豔歌羅敷行，又名日出東南隅行。「二」隋頭 束頭也。「三」使君 漢時稱

刺史曰使君。「四」五馬 漢時太守五馬。「五」鹿盧 古劍名。「六」鬢髮 鬚髮疏薄貌。「七」盈盈

輕貌。「八」冉冉 行貌。

孤兒行

無名氏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當獨苦。

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

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

頭多蟣蝨，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趣殿下堂。孤兒淚下如

雨。

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屣。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

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漉漉，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

地下黃泉。

春風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願還我蒂，獨且急歸。兄與嫂嚴，當與較計。

亂〔一〕曰：里中一何譏諛！〔二〕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註釋】〔一〕九江 今江西九江縣。〔二〕齊 古國名，今山東省北部之地。〔三〕魯 古國名，今山東兗

州至鄆泗之地。〔四〕趣 與趨同。〔五〕屣 通作非，草履也。〔六〕愴愴 悲痛貌。〔七〕蒺藜 二年生

草，有刺，夏日開小花。〔八〕溌溌 波連貌。〔九〕纍纍 相連繫之貌。〔一〇〕亂 理也，所以發理詞旨，撮其

大要，以結束全篇也。〔二〕譏諛 喧鬧貌。

上山採藤蕪〔一〕

無名氏

上山採藤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織，故人工織素。故人工織織日一疋，故人工織素五丈餘。將織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註釋】〔一〕藤蕪 多年生草，莖高尺許，夏月開小花，有清香。一名苙離，又名蘄藍。〔二〕織 絹色微黃者。

〔三〕素 絹色潔白者。〔四〕疋 古以四丈爲一疋。

悲憤詩

蔡 琰〔一〕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王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豈敢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終已。

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

邂逅_ㄉ微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_ㄉ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更何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_ㄉ惚恍生狂癡。號呼手撫摩，當發復回疑。

兼有同時輩，相送告別離。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蹰，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嗚咽！

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爲摧敗！

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嗥且吠。_ㄉ對孤景，_ㄉ恒咤_ㄉ靡_ㄉ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_ㄉ竭心自勗勵。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註釋〕

〔一〕蔡琰

字文姬，東漢蔡邕之女，陳留人。知音律。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在胡二十年，生二子。曹操

以金璧贖之歸。後再嫁董祀。〔二〕董卓 東漢臨洮人。靈帝時爲前將軍。帝崩，將胡羌兵入朝，廢少帝，立獻帝。

弑何太后。袁紹等起兵討之。卓擁衆入長安，自爲太師，凶暴滋甚。司徒王允密誘卓將呂布殺之。〔三〕胡 北

狄之通稱。〔四〕羌 西戎種族名。〔五〕亭刃 謂置刃而殺之也。〔六〕扈 通作阨，困也。〔七〕翩翩

輕疾貌。〔八〕肅肅 風聲也。〔九〕邂逅 不期而遇也。〔一〇〕天屬 謂關於天性之親者。〔一一〕五內

五臟也。〔一二〕覺覺 憂思也。〔一三〕怛陀 驚愕也。〔一四〕靡 讀糜，爛也。〔一五〕新人 指董祀。

飲馬長城窟行

陳琳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鬪死，何能怫鬱築長城？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

善侍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與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

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

〔七〕行事君，慊慊〔八〕心意間。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註釋】「一」飲馬長城窟行

一曰飲馬行，爲相和歌瑟調曲之一。樂府廣題曰：「長城南有溪坂，上有土窟，

窟中泉流。漢時將士征塞北，皆飲馬此水也。」

「二」陳琳

字孔璋，東漢廣陵人。初爲何進主簿，後歸袁紹。紹

敗歸曹操，用爲記室，徙門下督。

「三」太原

今山西太原縣。

「四」舉築諸汝聲

言同聲用力也。

「五」佛

鬱意有逆也。

「六」連連謂連續綿延也。

「七」結髮

謂結髮而爲夫婦也。

「八」慊慊

意不滿也。

長干行^二

李白^三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

郎騎竹馬來，繞牀弄青梅。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

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常存

抱柱^四信，豈上望夫臺？^五

十六君遠行，瞿塘滪堆^六。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舊行跡，一一生綠苔。昔

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

早晚下三巴，^七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八

【註釋】「一」長干 地名，在今江蘇江寧縣。 「二」李白 見前李白清平調註。 「三」劇 戲也。 「四」

抱柱 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五」望夫臺 在今四川忠

縣南十里。 「六」瞿塘灘瀨堆 瞿塘，峽名，在四川奉節縣東十三里，灘瀨堆正當其口。 「七」三巴 謂巴郡

（今巴縣）巴東（今奉節縣）巴西（今合川縣）也。 「八」長風沙 在今安徽懷寧縣東一百九十里。

白頭吟

錦水〔一〕東流碧，波蕩雙鴛鴦；雄巢漢宮樹，雌弄秦草芳。

相如〔二〕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三〕聞道

阿嬌失恩寵，千金買賦〔四〕要君王。

相如不憶貧賤日，官高金多聘私室。茂陵〔五〕姝子皆見求，文君〔六〕歡愛從此畢。

淚如雙泉水，行墮紫羅襟。五起〔七〕鷄三唱，清晨白頭吟。長吁不整綠雲鬢，仰訴青天

哀怨深。城崩杞梁妻，〔八〕誰道土無心？

「東流不作西歸水，落花辭枝羞故林。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相思，羅袖幸時拂。莫卷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還有夢來時。鸚鵡裘〔九〕」在錦屏上，自君

一掛無由披。妾有秦樓鏡，〔二〕照心勝照井。願持照新人，雙雙可憐影。』

覆水卻收〔三〕不滿杯，相如還謝文君回。古來得意不相負，祇今唯有青陵臺。〔三〕

【註釋】

〔一〕白頭吟

見前卓文君白頭吟。

〔二〕錦水

流經成都南，蜀人以此水濯錦鮮明，故名。

〔三〕

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成都人。景帝時爲武騎常侍，武帝召爲郎，通西南夷有功，後拜孝文園令。以辭賦著

稱。

〔四〕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凌雲翔

司馬相如作大人賦，爲武帝奏之，武帝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

〔五〕千金買賦

陳皇后（卽阿嬌）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相如工爲文，奉黃金百斤，請爲解悲愁之詞。

相如作長門賦以悟主上，后復得親幸。

〔六〕茂陵

縣名，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

〔七〕文君

見前卓文君

白頭吟註一。

〔八〕五起

一夕五起，寢不安席也。

〔九〕城崩杞梁妻

見前袁枚費宮人刺虎歌註四。

〔一〇〕鸚鵡裘

司馬相如貧賤時，以所著鸚鵡裘就市人貰酒，與文君爲歡。鸚鵡，音肅霜，水鳥名。

〔一一〕秦樓鏡

西京雜記謂：『咸陽宮有方鏡，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覆水卻收

類林

『太公望少壻馬氏，老而見去。及封齊，東就國，道遇婦泣，問之，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

傾地，令收之，惟少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定難收。』』

〔一二〕青陵臺

搜神記：『宋康王以韓朋妻美

而奪之，使朋築青陵臺，然後殺之。其妻請臨喪，遂投身而死。』

石壕吏

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註釋】

〔一〕石壕 鎮名，在河南陝縣東南七十里。

〔二〕杜甫

字子美，唐襄陽人，居杜陵。肅宗時爲右拾

遺，因事被黜，尋起爲工部員外郎。善爲詩歌，有杜工部集。

〔三〕鄴城

舊縣名，在今河南臨漳縣境。

〔四〕河

陽 故城在今河南孟縣。

新婚別

石壕吏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

結髮爲君妻，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

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鸚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誓

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

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

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

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註釋】

〔一〕兔絲附蓬麻

兔絲，草名，無根而蔓生。古詩：『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蓬草經秋而枯，麻至

夏秋爲人所刈，喻不足恃也。

〔二〕河陽

見前石壕吏註四。

〔三〕姑嫜

見前秦雲璣兒曲註十。

〔四〕將

隨從也。

〔五〕形勢反蒼黃，蒼黃猶倉皇，謂形勢急遽，不能從行也。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一〕園廬但蒿藜。〔二〕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三〕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四〕

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鞀。〔五〕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

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藜。〔六〕

【註釋】「一」天寶後 謂自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變亂之後也。「二」蒿藜 雜生草也。蒿爲艾類。藜

一年生草，俗稱紅心灰藜。「三」蹊 徑也。「四」畦 音攜，田一區謂之一畦。「五」鞀 與鞀同，鼓也。

「六」蒸藜 謂衆民也。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

無家別 佳人 兵車行

關中〔一〕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二〕尙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

侍婢賣珠迴，牽蘿〔三〕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註釋】〔一〕關中 即陝西省，謂在函谷關及隴關之中也。〔二〕合昏 即夜合花，晨開夜合，故名。〔三〕

蘿 即女蘿，一名松蘿，地衣類植物。

兵車行

車麟麟，〔一〕馬蕭蕭，〔二〕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三〕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

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四〕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五〕便至四十西營田。〔六〕去時里正〔七〕與裏頭，〔八〕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九〕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一〇〕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

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鷄。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令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註釋】〔一〕轆轤 車聲。〔二〕蕭蕭 馬鳴聲。〔三〕咸陽橋 卽中渭橋，在咸陽東南渭水上。〔四〕點

行 猶言更行，謂以丁籍點明上下，更換差役也。〔五〕防河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制以吐蕃侵擾黃河之右，

徵兵防之。〔六〕營田 謂耕官田也。〔七〕里正 唐制，百戶爲里，里置正一人。〔八〕裏頭 古以皂羅三

尺裏頭，曰頭巾。〔九〕武皇 唐人詩多稱唐玄宗爲武皇，譏其開邊黷武也。〔一〇〕山東 謂太行山以東之

地。〔一一〕關西 指函谷關以西之地，今陝西甘肅二省。〔一二〕青海 湖名，在今青海省。

上陽白髮人

白居易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

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

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一〕遙側目。〔二〕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三〕閣雨打窗聲。

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轉愁厭聞，梁燕雙栖老休妬。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計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迴圓。

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尙書號。小頭鞵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

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尙美人賦，〔四〕又不見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

【註釋】「一」上陽白髮人 或作上陽人。作者自註云：「天寶五載已後，楊貴妃專寵，後宮人無復進幸矣。六

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貞元中尙存焉。」「二」白居易 見前白居易長恨歌註一。「三」上

陽 宮名，在今河南洛陽縣治。「四」玄宗 名隆基，在位四十五年。「五」楊妃 小名玉環，唐玄宗妃。初爲

女道士，故號太真妃。後縊死馬嵬坡。〔六〕側目 嫉視也。〔七〕耿耿 微明也。〔八〕蕭蕭 風聲。〔九〕

呂尚美人賦 作者自註云『天寶末，有密采豔色者，當時號花鳥使，呂尚獻美人賦以諷之。』

新豐折臂翁

新豐〔一〕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

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因何緣？

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二〕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

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三〕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

南有瀘水，〔四〕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

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簸旗

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

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

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啾啾。

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註釋】 〔一〕新豐 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 〔二〕梨園 見前長恨歌註二十六。 〔三〕駝 與驢同。

〔四〕瀘水 源出雲南石屏山，流入盤江。今鴉龍江下游，亦稱瀘水。 〔五〕萬人冢 自註：『雲南有萬人冢，

即鮮于仲通李密會覆軍之所，今冢猶存。』冢，俗作塚。 〔六〕宋開府二句 自註云：『開元初，突厥數犯邊。時

天武軍牙將郝靈筌出使，因引特勒回紇部落，斬突厥默啜，獻首於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

年少好武，恐微功者生心，痛抑其黨，逾年始授郎將。靈筌遂痛哭嘔血而死。』 〔七〕楊國忠二句 自註云：『天

寶末，楊國忠為相，重構閣羅鳳之役，募人討之，前後發二十餘萬衆，去無返者。又捉人連枷赴役，天下怨哭，民不

聊生。故祿山得乘人心而盜天下。元和初，折臂翁獨存，因備歌之。』

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兩騎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註釋】〔一〕蒼蒼 鬢髮斑白貌。〔二〕翩翩 輕疾貌。〔三〕勅 與敕同，詔命也。〔四〕宮使 謂宮庭中之使者。〔五〕直 價值也。

母別子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

關西驃騎大將軍，去年破虜新策勳。敕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以汝夫婦新嫵婉，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中鳥與鵲，母不失雛雄

伴雌。應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住枝。

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五〕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註釋】

〔一〕關西

見前兵車行註八。

〔二〕驃騎大將軍

驃騎，將軍之名號。

〔三〕洛陽 今河南縣名。

〔四〕嫵婉

安順也。

〔五〕紅樓

婦女居處之稱。

連昌宮〔一〕詞

元稹〔二〕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如束；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簌簌。〔三〕

宮邊老人爲予泣，少年選進因曾入。上皇〔四〕正在望仙樓，太真〔五〕同凭闌干立。樓上

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六〕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裏事！

『初過寒食一百六，〔七〕店舍無煙〔八〕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九〕琵琶定場

屋。〔一〇〕力士〔一一〕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燃

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鬢旋妝束。飛上九天〔一二〕歌一聲，二十五郎〔一三〕吹管逐。逡

巡〔一四〕大徧〔一五〕涼州〔一六〕徹，色色龜茲〔一七〕轟〔一八〕綠續〔一九〕李暮〔二〇〕擷笛傍宮牆，

偷得新翻數般曲。

風。『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三〕楊氏諸姨〔四〕車鬪

『明年十月東都〔五〕破，御路猶存祿山〔六〕過。驅令供頓〔七〕不敢藏，萬姓無聲
淚潛墮。

『兩京〔八〕定後六七年，却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闌樹宛然。

『爾後相傳六皇帝，〔九〕不到離宮〔一〇〕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玄武樓〔一一〕前
花萼廢。

『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荆榛櫛比塞池塘，狐兔嬌癡緣樹木；舞榭欹
傾基尚存，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鳥啄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
御榻臨階斜。蛇出燕窠盤斗拱，〔一二〕菌生香案正當衙。〔一三〕寢殿相連端正樓，〔一四〕太真
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指示旁人因痛哭，卻出宮門淚相續。自
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

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說。姚崇〔三五〕

宋璟〔三六〕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變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平太守

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三七〕虢國

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三八〕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

瘡瘡。

今皇〔四〇〕神聖丞相〔四一〕明，詔書纔下吳蜀平。〔四二〕官軍又取淮西賊，〔四三〕此賊亦

除天下寧。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遣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註釋】〔一〕連昌宮 唐時行宮，舊址在今河南宜陽縣東南二十里。〔二〕元稹 字微之，唐河南人。官至

尚書右丞，拜武昌節度使。爲詩以平易勝，時人呼爲「元才子」，有「元氏長慶集」。〔三〕千葉桃 桃之花瓣重

疊者。〔四〕簾簾 茂密貌。〔五〕上皇 唐肅宗即位，尊玄宗爲太上皇。故世稱玄宗爲上皇。〔六〕太真

見前白居易長恨歌註三十三。〔七〕炫轉燐煌 謂光輝也。〔八〕寒食一百六 去冬節一百五日，或一百

六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見荆楚歲時記）〔九〕店舍無煙 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寒食莫敢煙爨。

〔一〇〕賀老 賀懷智，玄宗時人，善琵琶。〔一一〕場屋 戲場也。〔一二〕力士 高力士，玄宗時最得寵之內宦。

〔二〕念奴 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累日之後，萬眾喧溢，眾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於樓上曰：『欲遣念奴歌，邪？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眾人能聽否？』未嘗不悄然奉詔。」 〔四〕九天喻宮禁也。 〔五〕二十五郎 見前注十三。 〔六〕逡巡 不進之狀。 〔七〕大徧 曲解完全無缺曰大徧。 〔八〕涼州 曲名。 〔九〕龜茲 讀如鳩慈，西域國名。 〔十〕轟 鬧也。 〔十一〕綠續 猶陸續。 〔十二〕李壽 唐玄宗嘗於上陽宮夜按新翻一曲。明夕正月十五日，潛遊燈下，忽聞酒樓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駭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詰驗之。自云：『其夕竊於天津橋上翫月，聞宮度曲，遂以爪畫譜記之。』臣卽長安少年善笛者李壽也。 〔十三〕玄宗異而遣之。 〔十四〕岐薛 岐王薛王皆玄宗兄弟。 〔十五〕楊氏諸姨 見前白居易長恨歌註九。 〔十六〕東都 卽東京，指洛陽也。 〔十七〕祿山 見前文天祥過平原作註十二。 〔十八〕供頓 供應食宿也。 〔十九〕兩京 謂東京洛陽，西京長安也。 〔二十〕六皇帝 指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 〔二十一〕離宮 行宮也。 〔二十二〕玄武樓 在大明宮玄武門右。 〔二十三〕斗拱 柱上方木，所以支持棟梁者。 〔二十四〕衙 天子所居之稱。 〔二十五〕端正樓 爲楊妃梳洗處。 〔二十六〕姚崇 字元之，唐破石人。玄宗時拜相，封梁國公。 〔二十七〕宋璟 唐南和人。玄宗時爲相，與姚崇並稱，封廣平公。 〔二十八〕祿山宮裏養作兒 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義兒，帝許之。 〔二十九〕虢國 楊氏諸姨，以虢國夫人最得寵。 〔三十〕楊與李 謂楊國忠與李林甫。林甫爲相十九年，死

後，拜楊國忠爲相。

〔四〇〕今皇 謂憲宗。

〔四一〕丞相 謂裴度。

〔四二〕吳蜀平

時吳李錡，蜀劉闢，相繼爲亂，

皆討平之。

〔四三〕淮西賊

吳元濟據淮西反，裴度指揮李愬等討平之。

節婦吟

張籍〔一〕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註釋】

〔一〕張籍

字文昌，唐烏江人。官至國子司業。爲詩長於樂府。

〔四〕明光

宮殿名。

秦婦吟

韋莊〔一〕

中和〔一〕癸卯春三月，洛陽城外花如雪。東西南北路人絕，綠楊悄悄香塵滅。路傍忽見如花人，獨向綠楊陰下歇。鳳側鸞欹鬢脚斜，紅攢黛斂眉心折。借問「女郎何處來？」含嚔欲語聲先咽。回頭斂袂謝行人：「喪亂漂淪何堪說！三年陷賊留秦地，依稀記得

秦中事。君能爲妾解金鞍，妾亦與君停玉趾。

『前年庚子臘月五，正閉金籠教鸚鵡。斜開鸞鏡懶梳頭，閑凭雕闌慵不語。忽看門外起紅塵，已見街中搗金鼓。居人走出半倉皇，朝士歸來尙疑誤。是時西面官軍入，擬向潼關爲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盡道賊軍來未及。須臾主父乘奔至，下馬入門癡似醉。適逢紫蓋去蒙塵，已見白旗來匝地。

『扶羸攜幼競相呼，上屋緣牆不知次。南鄰走入北鄰藏，東鄰走向西鄰避。北鄰諸婦競相湊，戶外奔騰如走獸。轟轟崑崑，乾坤動，萬馬雷聲從地湧。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炯。日輪西下寒光白，上帝無言空脈脈。陰雲暈氣若重圍，宦者流星如血色。紫氣潛隨帝座移，妖光暗射台星折。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動地舞。伎歌姬盡暗捐，嬰兒稚女皆生棄。

『東鄰有女眉新畫，傾國傾城不知價。長戈擁得上戎車，回首香閨淚盈把。旋抽金線學縫旗，纔上雕鞍教走馬。有時上馬見良人，不敢迴眸空淚下！

『西鄰有女真仙子，一寸橫波剪秋水。粧成只對鏡中春，年幼不知門外事。一夫跳

躍上金階，斜袒半肩欲相恥。牽衣不肯出朱門，紅粉香脂刀下死。

「南鄰有女不知姓，昨日良媒新納聘。琉璃階上不聞行，翡翠簾間空見影。忽看庭際刀刃鳴，身首支離在俄頃。仰天掩面哭一聲，女弟女兄同入井。」

「北鄰少婦行相促，旋折雲鬟拭眉綠。已聞擊托〔一〕壞高門，不覺攀緣上重屋。須臾四面火光來，欲下迴梯梯又摧。烟中大叫猶求救，梁上懸屍已作灰！」

「妾身幸得全刀鋸，不敢踟躕久迴顧。旋梳蟬鬢逐軍行，強展蛾眉出門去。舊里從茲不得歸，六親自此無尋處。」

「一從陷賊經三載，終日驚憂心膽碎。夜臥千重劍戟圍，朝餐一味人肝膾。鴛幃縱入豈成歡，寶貨雖多非所愛。蓬頭垢面猶〔一〕眉赤，幾轉橫波看不得。衣裳顛倒言語異，面上誇功雕作字。柏臺〔二〕多士盡狐精，蘭省〔三〕諸郎皆鼠魅。還將短髮戴華簪，不脫朝衣纏繡被。翻持象笏〔四〕作三公，〔五〕倒佩金魚爲兩史。〔六〕朝聞奏對入朝堂，暮見喧呼來酒市。」

「一朝五鼓人驚起，叫嘯喧爭如竊議。夜來探馬入皇城，昨日官軍收赤水。〔七〕赤

水去城一百里，朝若來兮暮應至。凶徒馬上暗吞聲，女伴閨中潛色喜。皆言「冤憤此時銷」，必謂「妖徒今日死」。逡巡走馬傳聲急，又道全軍前陣入。大彭小彭相顧憂，二郎四郎抱鞍泣。汎汎數日無消息，必謂前軍已啣壁。簸旗掉劍却來歸，又道官軍悉敗績。

「四面從茲多厄束。一斗黃金一升粟，尙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刳人肉。東南斷絕無糧道，溝壑漸平人漸少。六軍門外倚殭屍，七架營中填餓殍。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採樵斫盡杏園花，修寨誅殘御溝柳。華軒繡轂皆消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荆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內庫燒爲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來時曉出城東陌，城外風煙如塞色。路傍時見遊弈車，坡下寂無迎送客。霸陵東望曉煙絕，樹鏤驪山金翠滅。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牆匡月。明朝曉至三峯路，百萬人家無一戶。破落田園但有蒿，摧殘竹樹皆無主。」

「路傍試問金天神，天神無語愁於人。廟前古柏有殘枿，殿上金爐生暗

塵。「一從狂寇陷中國，天地晦冥風雨黑。案前神水呪不成，壁上陰兵驅不得。閑日徒歎奠饗恩，危時不助神通力。」我今愧慙，拙爲神，且向山中深避匿。寰中簫管不曾聞，筵上犧牲無處覓。旋教魘鬼傍鄉村，誅剝生靈過朝夕。」妾聞此語愁更愁，天遣時災非自由。神在山中猶避難，何須責望東諸侯。

「前來又出楊震關，舉頭雲際見荆山。如從地府到人間，頓覺時清天地閑。陝州主帥忠且貞，不動干戈唯守城。蒲津主帥能戢兵，千里宴然無戈聲。朝攜寶貨無人問，夜插金釵惟獨行。」

「明朝又過新安，東路上乞漿逢一翁，蒼蒼面帶苔蘚色，隱隱身藏蓬荻中。問翁「本是何鄉曲？底事寒天霜露宿？」老翁慙起欲陳詞，却坐支頤仰天哭。「鄉園本貫東畿縣，歲歲耕桑臨近甸。歲種良田二百壩，年納戶稅三千萬。小姑慣織褐緇袍，中婦能炊紅黍飯。千斯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風吹白虎。入門下馬若旋風，罄室傾囊如捲土。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垂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朝饑

山上尋蓬子，夜宿霜中臥荻花。〔善〕妾聞此父傷心語，竟日闌干〔善〕淚如雨。出門惟見亂
鼻鳴，更欲東奔何處所？乃聞汴〔善〕路舟車絕，又道彭門〔善〕自相殺。野色徒銷戰士魂，
河津半是冤人血。

『適聞有客金陵至，見說江南〔善〕風景異。自從大寇犯中原，戎馬不曾生四鄙。
誅鋤寇盜若神功，惠愛生靈如赤子。城壕固護教金湯，〔善〕賦稅如雲送軍壘。』奈何四
海盡滔滔，〔善〕湛〔善〕然一境平如砥？〔善〕避難枉爲闕下〔善〕人，懷安却羨江南鬼。

『願君舉棹東復東，詠此長歌獻相公。』〔六一〕

【註釋】「一」章莊 字端已，杜陵人。唐末進士。王建據蜀稱帝，莊累官至宰相。善爲詩詞，有《浣花集》。「二」中

和 唐僖宗年號。「三」秦 陝西之簡稱。「四」潼關 見前王士禛南將軍廟行註五。「五」博野 今河

北博野縣。「六」賊軍 指黃巢軍。「七」主父 妾稱夫曰主父。「八」紫蓋 以喻天子。「九」蒙塵 天

子遇難曰蒙塵。時唐僖宗以避黃巢亂，逃幸成都，故云。「十」轟轟 羣車之聲。「十一」峴峴 猶言混混，濁亂

也。「十二」烘炯 煙火貌。「十三」脈脈 含情欲吐之貌。「十四」紫氣 象徵聖人之氣也。關令尹內傳：『關令

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子。』按唐以來稱天子

爲聖人。〔五〕台星 卽三台星，以喻三公。〔六〕傾國傾城 參考前李延年北方有佳人詩。〔七〕托

同拓，擊也。〔八〕猶 與厖通，雜也。〔九〕柏臺 漢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後遂名御史臺爲柏臺。〔十〕蘭

省 卽蘭臺，置御史中丞總之，掌書奏。〔十一〕象笏 象牙所製之手版也。古代朝官皆執笏。〔十二〕三公 太

師太傅太保稱三公。〔十三〕倒佩金魚爲兩史 唐制，官三品以上佩金魚。兩史，謂柏臺（御史大夫）與蘭省

（御史中丞）也。〔十四〕赤水 鎮名，在陝西渭南縣東二十五里。〔十五〕大彭小彭 謂黃巢之部將時溥及

秦彥，均彭城人。軍中呼時溥爲大彭，秦彥爲小彭。〔十六〕二郎四郎 謂黃巢及其弟揆。〔十七〕啣壁 謂兵敗

出降，啣壁以爲贄也。〔十八〕尙讓 山東濮州人，以兄奉使見誅，乃率部衆數萬入嶧呀山，依黃巢。巢克長安，以

讓爲宰相。〔十九〕黃巢 唐曹州冤句人。僖宗時作亂，入長安，稱齊帝，後爲李克用所破。〔二十〕含元殿 唐宮

殿名，在大明宮南。〔二十一〕花萼樓 唐玄宗置樓於興慶宮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二十二〕天街 長安禁

城內街道也。〔二十三〕遊弈車 軍中斥堠所乘之車。〔二十四〕霸陵 漢文帝之陵墓，在陝西長安縣東。〔二十五〕驪

山 在陝西臨潼縣東南，唐玄宗嘗建華清宮於其麓。〔二十六〕三峯路 爲當時著名城鎮，因華山附近之三峯

而得名。〔二十七〕金天神 古帝少皞金天氏。〔二十八〕枿 與藥通，音孽，伐木餘也。〔二十九〕惡 音匿，慚也。〔三十〕

犧牲 牛羊豕之屬，以祀神者，謂之犧牲。〔三十一〕楊震關 卽潼關。楊震，東漢華陰人，時人稱爲關西夫子。〔三十二〕

〔二〕荆山 在河南閩鄉縣南三十五里，一名覆釜山。〔三〕陝州 卽今河南陝縣。〔四〕蒲津 卽蒲關，在今

山西永濟縣西。〔五〕新安 今河南新安縣。〔六〕誓 與誓同。〔七〕東畿縣 謂京畿以東之縣也。〔八〕

凸壩 與廬通，每廬，田百畝。〔九〕褐絁袍 粗布之袍也。〔十〕匣中秋水拔青蛇 謂拔出匣中青蛇之劍，

明如秋水也。〔十一〕旗上高風吹白虎 謂風吹白虎之旗也。〔十二〕蘭干 眼眶謂之蘭干。〔十三〕汴 今河

南開封縣。〔十四〕彭門 山名，在四川彭縣西北。〔十五〕江南 指長江中部及下游以南之地。〔十六〕金湯

謂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十七〕滔滔 亂貌。〔十八〕湛 音耽，安樂也。〔十九〕砥 音邸，磨石也。〔二十〕闕下

指京師，謂其在宮闕之下也。〔二十一〕相公 王國維云：『此詩乃莊投獻江南某帥者，考斯時周寶以鎮海軍節

度使同平章事鎮潤州，則相公謂周寶也。』

孤兒行

鄭 夔

孤兒躑躅行，低頭屏息，不敢揚聲。阿叔坐堂上，叔母臉厲秋鋒鋒。

阿叔不念兄，叔母不念嫂。不記嫂嫂病危篤，枕上叩頭。『孤兒幼小』立喚孤兒跪，

牀前拜倒。拭淚『諾諾，孤兒是保。』

嬌兒坐堂上，孤兒走堂下。嬌兒食梁肉，孤兒兢兢。捧盤盂，恐傾倒，受笞罵。朝出汲水，暮剝芻養馬。剝芻傷指，血流瀉瀉。孤兒不敢言痛，阿叔不顧視，但詈死去兄嫂。『生此無能者！』

嬌兒著紫裘，孤兒著破衣。嬌兒騎馬出，孤兒倚門扉。舉頭望之，掩淚來歸。

晝食廚下，夜臥薪草房。豪奴麗僕，食餘棄骨。孤兒拾齧，並遺膿湯羹。食罷濯盤浴釜，諸奴樹下臥涼。

老僕不分，涕泣罵諸奴。『骨輕肉重，乃敢凌幼主，高賤軀！』阿叔阿姆聞知，閉房悄坐，氣不得蘇。然終不念熒熒孤。

老僕攜紙錢，出哭孤兒父母。頭觸墳樹，淚滴墳土。『當初一塊肉，羅綺包裹，今日受煎苦！』墓樹蕭蕭，夕陽黃瘦，西風夜雨。

【註釋】「一」鄭夔 號板橋，清興化人。乾隆進士，官知縣，工書，善畫，能詩，有板橋集。「二」躑躅 行不進貌。

「三」錚錚 凜不可犯貌。「四」兢兢 戒懼貌。「五」瀉瀉 向下流也。「六」不分 不平也。「七」熒

熒 孤獨無依也。「八」蕭蕭 風聲。

後孤兒行

十歲喪父，十六喪母，孤兒有婦翁，珠玉金錢付其手。蒲葦繫盤石，可以卒長久；縱不愛他人兒，寧不爲阿女守？

丈丈翁，得錢歸，鼠心狼肺，側目_{吞肥}，千謀萬算，伏危機。

姥曰：『不可。』翁曰：『不然。』令孤兒汲水大江邊，失足落水，鄰救得活全。丈丈聞之復活，不謝鄰舍，中心悵然。

朝不與食，暮不與棲止。孤兒蕩蕩無依，乞求餐飯，旬日不返。外父外母不問，曷論生死！

夜宿野廟，荒葦茫茫。聞人笑語，漸見燈光。綠林君子，勒令把火隨行；孤兒不敢不聽從，強梁。

事發賊得，累及孤兒。賊曰：『冤，』故官亦廉知。丈丈辣心毒手，悉力買告，令誣涅與賊同歸。

西日慘慘，羣盜就戮。顧此孤兒，肌如瑩玉，不恨己死，痛孤冤毒。行刑人，淚相續。

【註釋】「一」盤石 卽磐石，大石也。「二」丈丈翁 丈人之俗稱。「三」側目 嫉視也。「四」姥 指丈

母。「五」綠林君子 盜匪也。「六」強梁 強橫也。「七」廉知 察知也。「八」賈告 謂賄買而誣告之。

歸家卽事

袁枚

初四出官署，二十整行裝；三十抵烏鎮，初一入錢塘。

錢塘到家近，心急路轉長；離鄉忘鄉音，入耳翻俯張。關者問名姓，小犬吠籬旁，主人不復顧，直趨上中堂。

阿姊扶阿父，老妻扶阿娘，衆面一齊向，雜語聲滿房。阿母向我言：『爲兒道家常；我老多疾病，且喜無所妨。不知汝之父，秩膳口頗強。自汝出門後，諸親如水涼。三妹抱瑤瑟，悔嫁東家王。四妹壻遠遊，季蘭尸祭忙。汝孀自粵歸，祀竈無黃羊。舅家風淒淒，滿屋堆靈牀。』告汝各甘苦，便汝相扶將。阿母言且行，手自羅酒漿。阿父爲我言：『望兒穿眼眶！昨得一口信，道汝頗周詳。』初四出官署，二十整行裝。

三十抵烏鎮，初一入錢塘。新官初攝篆，〔二四〕米穀猶在倉；〔二五〕三舖〔二六〕與四舖，廩人〔二七〕未收量。『汝今雖歸家，何能長居鄉？汝食大官俸，我得屋東廂；汝仰視樞拱，〔二八〕千金寧低昂？荷花三十里，蔭柏復沿塘。金丸小木奴，〔二九〕冉冉〔三〇〕自垂黃；老人所手植，待兒歸來嘗。』

我將行赴園，有人牽衣裳，一妾抱女至，牙牙〔三一〕拜爺旁。佯怒告訴爺：『索乳頗強梁。』〔三二〕一妾作低語：『外婦宿庚桑，〔三三〕君毋忘萱蒨，〔三四〕專心戀姬姜。』〔三五〕

老妻笑啞啞，打開雙青箱：『謂當獲金珠，而乃空文章！』
阿母欲我息，吹去蠟燭光。

明日大母墳，長跪奠殺觴。孫兒十八歲，懷抱猶在床；今兒得官歸，古墓生白楊。嗚呼蒼天恨，此恨何時忘！

後日走西湖，〔三六〕帶雨看湯湯。〔三七〕我行周四嶽，〔三八〕畢竟此無雙。

悠悠笑語過，忽忽燈節〔三九〕忙。此身不自持，呼僕買舟航。阿母留兒子，一日每千場。勸兒加餐飯，爲兒備餼糧。〔四〇〕家園筍似玉，手烘加飴糖。〔四一〕春茶四十挺，〔四二〕片片梅

花香。阿父不受拜，但指鬢邊霜。妻妾無所言，含淚不成妝。惟問『幾時歸？君歸我可望。』阿姊出簾拜，甥兒要同行。叔母亦唧唧：『阿品交與兄。』兩郎俱年少，初生別離腸。親朋來一送，軟語都未遑。蕭蕭北門關，行李搖夕陽。

慈烏

〔三〕

哺復去，脊令

〔四〕

聚復翔，鴛鴦

〔五〕

折荷葉，織女望河梁。

〔六〕

浮雲爲鬱

結，驪駒

〔七〕

爲徬徨。人生天地間，哀樂殊未央。

〔八〕

【註釋】

〔一〕袁枚

見前

費宮人刺虎歌註一。

〔二〕烏鎮

在浙江吳興縣東南九十里。

〔三〕錢塘

今

浙江杭縣。

〔四〕俯張

驚駭意。

〔五〕闔者

守門之人。

〔六〕秩膳

即膳食也。

〔七〕三妹

名機，字素

文，嫁高氏，不堪荼毒，離婚居母家。

〔八〕東家王

梁元帝樂府：『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九〕四妹

名杼，字靜宜，嫁韓氏。

〔一〇〕季蘭尸祭忙

左傳：『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季蘭，謂佩

蘭之小女，尸，主也。

〔一一〕粵

廣東之簡稱。

〔一二〕祀竈無黃羊

後漢書陰興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

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家有黃羊，因以祀之。』

〔一三〕靈牀

人死後，虛設坐臥之具，謂之靈牀。

〔一四〕攝

象，謂攝印爲官也。

〔一五〕甬

量器也，內方外圓，容六斗四升。

〔一六〕廩人

掌米穀之官。

〔一七〕櫺棋

即

斗拱，柱上方木以支持棟梁者也。

〔一八〕金丸小木奴

木奴，橘之別名。襄陽耆舊傳：『李衡種橘千株，曰吾有

斗拱，柱上方木以支持棟梁者也。

〔一九〕金丸小木奴

木奴，橘之別名。襄陽耆舊傳：『李衡種橘千株，曰吾有

斗拱，柱上方木以支持棟梁者也。

斗拱，柱上方木以支持棟梁者也。

千頭木奴。』金丸，狀橘之形也。〔二〕冉冉，漸漸也。〔三〕牙牙，學語聲。〔四〕強梁，見前鄭燮後孤兒

行註六。〔三〕外婦，宿庚桑。外婦，指私戀之婦。庚桑，疑爲庚宗之誤，左傳：『叔孫穆子宿於庚宗之婦人。』

〔三〕菅蒯，草名，左傳：『毋棄菅蒯。』此處借以喻妻妾。〔四〕姬姜，美女也。〔五〕西湖，在浙江杭縣西。

〔六〕湯湯，音商，水流貌。〔七〕四嶽，東嶽泰山，在山東泰安縣境；西嶽華山，在陝西華陰縣境；北嶽恆山，

在河北保定縣境；南嶽衡山，在湖南衡山縣境。〔八〕燈節，舊曆正月十三日起至十八日止爲燈節。〔九〕

餽糧，乾糧也。〔三〕飴糖，錫糖也。〔三〕挺，枝也。〔三〕唧唧，多語貌。〔三〕慈烏，烏雛能返哺其

母，故稱。〔四〕脊令，鳥名，以喻兄弟姊妹。詩經：『脊令在原，兄弟急難。』〔五〕鴛鴦，以喻夫婦。〔六〕織

女，荆楚歲時記：『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

牛郎，嫁後遂廢織紉。天帝怒，責令歸河東，使其一年一度相會。』〔七〕驢駒，馬也。詩云：『驢駒在門，僕夫具

存；驢駒在路，僕夫整駕。』客欲去之歌也。〔八〕未央，未盡也。

萍鄉〔一〕記事

遠望碧桃〔二〕盛，不知何家村。停舟攀裳〔三〕往，頗聞書聲喧。柴門〔四〕數學子，列坐何彬

彬_{〔五〕}

聞有江南_{〔六〕}客，欣然喜動顏。各將文章來，願聞所未聞。爲之小講解，圍坐點頭頻。歸各具雞黍，手自擎瓦尊。父兄荷鋤歸，亦來覘佳賓。但勸客小住，不知天黃昏。我乃行役者，風中不定身。告以勢難留，紛然淚滿巾。攀衣送登船，姓名僉云云：『後會知難期，前途君自珍。』

感茲醇樸意，如逢羲軒民。_{〔七〕}方知古桃源，_{〔八〕}依然在人羣。但恨無緣留，回頭空白雲。

【註釋】「一」萍鄉，今江西萍鄉縣。「二」碧桃，桃花之重瓣者，不結實。「三」褰裳，自掣其裳也。

「四」柴門，以柴爲門，謂樸陋也。「五」彬彬，有禮貌也。「六」江南，指長江下游之南部。「七」羲軒民

謂古伏羲氏軒轅氏之民也。「八」桃源，見前王維桃源行本事。

隴_{〔一〕}上作

憶昔童孫小，曾蒙大母_{〔二〕}憐。勝衣_{〔三〕}先取抱，弱冠_{〔四〕}尙同眠。髻影紅燈下，書聲白髮前。倚嬌頻索果，逃學免施鞭。敬奉先生饌，親裝稚子綿。掌珠_{〔五〕}眞護惜，軒鶴_{〔六〕}望騰騫。_{〔七〕}

行藥〔一〕常扶背，看花屢撫肩。親鄰驚寵極，姊妹妒恩偏。

玉陛〔二〕傳臚〔三〕夕，秋風榜發天。望兒終有日，道「我見無年。」渺渺言猶在，悠悠歲幾遷。果然宮錦服〔四〕來拜墓門煙。反哺〔五〕心雖急，含飴夢已捐。〔六〕恩難酬白骨，淚可到黃泉。

宿草〔一〕翻殘照，秋山泣杜鵑。〔二〕今宵華表〔三〕月，莫向隴頭圓。

【註釋】「一」隴 冢也。「二」大母 祖母也。「三」勝衣 謂兒童稍長，體足任衣服也。「四」弱冠 二

十曰弱冠。「五」掌珠 喻所愛之兒女。「六」軒鶴 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七」騰鶩 飛

騰也，以喻仕進。「八」行藥 謂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九」玉陛 天子殿陛也。「十」傳臚 夢溪筆談：

「進士在集英殿唱第，皇帝臨軒，宰相進一甲三名卷子，讀畢，拆視姓名，則曰某人，由是闈門承之，以傳於階下

衛士，凡六七十人，皆齊聲傳其名而呼之，謂之臚傳。」「二」宮錦服 唐書李白傳：「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

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三」反哺 慈烏初生時，母哺之，及雛稍長，乃銜食哺母。「四」含飴夢

已捐 此言已逝也。後漢書：「馬太后詔曰：『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飴，錫糖也。「五」宿草

隔年之草也。「六」杜鵑 鳥名，一名子規，一名杜宇，其鳴聲淒厲，能動人情思。「七」華表 墓上石柱也。

烈女行記黃婉梨事

金和

君不見，黃婉梨，生不甘爲讎人妻？虎狼累月相提攜，一夕殺之如殺犬與雞。貞魂烈魄雖下地，浩氣上與青天齊。

婉梨金陵人，儒風舊家是。癸丑陷城中，女生五齡耳。有母有弟有兄嫂，全家種菜隱鄉里。阿母教鍼線，阿兄授書史。門外污若塵，門內清如水。

朝朝盼官兵，十有二年久。官兵既收城，全家開笑口。叩門來一兵，狀貌比賊醜。搜屋無一錢，怒擊刀在手。女前跪致詞：『請以身代母。』兵曰：『不殺汝，殺汝全家人，汝能飛去否？』

全家被殺時，女木立若癡。兵徐縛女出，鞭馬還怒馳。江干橫有船，驅女使下之。告以『歸湘南，妻汝汝勿疑。』

女心默自計：『我死寧有他？我固不惜死，全家讎則那？』忍淚向讎語：『我方身有疴，隨汝到汝家，嫁汝締蔦蘿。今有同船人，男婦數十多。汝若苦逼我，我惟沈江波。不見』

金家婦，〔三〕汝奈江波何？〔四〕讎竟帖耳聽，不敢相詆訶。朝朝敬事女，水程累月過。

水程累月盡，舍舟當就陸。同舟人各行，同行一讎獨。女心搖搖撞小鹿，〔五〕『此去不知何處宿？何日誅讎死瞑目？』

行未數里，橫來一人伴讎而走，甚狎且親。數數目女道女美，彼此虐譎，〔六〕紛笑瞋。女聞無言眉暗顰：『兩惡男子意不馴，我一弱女寧其倫？事急惟有死，保我金玉身。報仇在今夕，萬一沈冤伸，不報亦今夕，銜悲極千春。』〔七〕逆旅，〔八〕急偷閑，留詩壁間塵。後有讀之者，爲我聊酸辛。

倚裝幾何時，白日暗平楚。兩僮，〔九〕買酒肴，燒燭照門戶。呼女陪壺觴，教女伴歌舞。鳩音，〔十〕恣號呶，時雜鶯燕語。逆旅夫何知，夜寐各賓主。

明日之日日正中，房門不啓人無蹤。破扇睨視生悲風，一男中鳩，〔十一〕死，口鼻皆青紅；一男毒較輕，白刃洞在胸；一女挂羅巾，徧身窮袴，〔十二〕窮。細讀壁間詩，了了陳始終。乃知女所爲，辣手真從容。萬口嘖嘖，〔十三〕稱女雄。『此女毋乃人中龍！』

噫吁嘻！女事雖幸成，女心尤慘悽。色身餌人餓虎蹊，一日未死憂噬臍，〔十四〕欲死不

死呼天啼，至誠所動天聽。〔二七〕低乃以杯酒爲媒，梯仇讎，刃畢月未西。青溪〔二八〕之水魂歸兮，世無血性諸紅閨。〔二九〕綺羅金翠真土泥，君不見黃婉梨！

【註釋】〔一〕金和 字亞匏，清上元人。著秋聽吟館詩鈔七卷。〔二〕金陵 今南京市。〔三〕癸丑陷城中

癸丑卽咸豐三年，太平天國洪秀全於是年攻破南京，建爲國都。〔四〕檣 或作纛，附船著岸也。〔五〕湘

南 指湖南。〔六〕蔦蘿 草名。詩經小雅：『蔦與女蘿，施於松柏。』以喻纏綿依附之意。〔七〕金家婦 作

者原註：『時有金眉姑，亦金陵人，上船時卽投江死。』〔八〕女心搖搖撞撞小鹿 謂心跳如小鹿觸心頭也。

〔九〕虐諛 調笑也。〔一〇〕逆旅 旅舍也。〔一一〕僇 鄙踐者之稱。〔一二〕鳩音 孟子謂楚人爲南蠻鳩舌

之人。言楚人之語，如鳥鳴之不可通也。〔一三〕鳩 毒鳥也，其羽畫酒，飲之立死。〔一四〕窮袴 有前後褶而不

得交通之袴也。〔一五〕嘖嘖 稱歎不置。〔一六〕噬臍 噬音誓，誓也，謂誓不及腹臍，比喻後悔無及。〔一七〕天

聽謂上天之視聽。〔一八〕青溪 在今南京城東北，今所存者惟與秦淮河合流處之一段。〔一九〕紅閨 謂紅

樓中所居之閨女也。

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

黃遵憲〔一〕

鬱鬱_〇山上松，呀呀_〇林中鳥，松有蔭孫枝，_〇鳥非反哺雛。_〇

我生墮地時，太婆_〇七十五。明年阿弟生，弟兄日爭乳。太婆向母懷，伸手抱兒去，從此不離開。一日百摩撫，親手裁綾羅。爲兒製衣裳，糖霜和麪雪，爲兒作餛飩；_〇髮亂爲梳頭；腳膩爲暖湯；東市買脂粉，_〇積面_〇日生香；頭上盤雲髻，耳後明月瑋；_〇紅裙絳羅襦，事女兒妝。牙牙初學語，教誦月光光，一讀一背誦，清如新炙簧。_〇三歲甫學步，送兒上學堂；知兒故畏怯，戒師莫嚴莊。將出牽衣送，未歸踰閭。_〇望_〇問訊日百回，赤足足奔忙。

春秋多佳日，親戚看團聚。雙手擎掌珠，_〇百口百稱譽。我家七十人，諸子愛渠祖；諸婦愛渠娘，諸孫愛渠父。因裙便惜帶，將縑難比素。_〇老人性偏愛，不畏人笑侮。鄰里向我笑：『老人愛不差。果然好相貌，豔豔如蓮花。』諸母背我罵：『健犢行破車。_〇上樹不停腳，偷芋信手爬。昨日探鵲巢，一跌敗兩牙；_〇血噴滿壁，盤礴_〇畫龍蛇。』
兄妹昵我言：『向婆乞金錢。』直傾紫荷囊，_〇滾地金鈴圓。爹娘附我語：『勸婆要加餐。』金盤膾鯉魚，果爲兒下咽。伯叔牽我手，心知不相干；故故_〇摩兒頂，要圖老人歡。
兒年九歲時，阿爺報登科；_〇劍兒大父傍，_〇一語三摩抄。『此兒生屬猴，聰明

較猴多。雞鷄比老鷄，異時知如何？我病又老耄，情知不堅牢；風吹兒不長，那見兒扶搖！
○待兒勝冠時，二三看兒能奪標。二四他年上我墓，相攜着宮袍。二五前行張羅織，後行鳴鼓簫；豬鷄與花果，一一分肩挑。爆竹響墓背，墓前紙錢燒。手捧紫泥封，二六云是夫人語。二七子孫共羅拜，焚香向人告：「兒今幸勝貴，頗如母所料。」世言鬼無知，我定開口笑。」

大父回顧兒：「此言兒熟記。」一年記一事，兒齒加長矣。兒是孩提心，那知太婆事？但就兒所見，依稀記一二：太婆每出入，籠束二八拄二九一杖；後來杖挂壁，時見垂帷帳。夜夜攜兒眠，呼娘搔背蚌；三〇展轉千搥腰，殷殷春雷響。佛前燈尙明，窗隙見月上。大父牽簾來，歡笑時鼓掌；瑣屑及鄉鄰，譏訶到官長；每將野人語，眩作鬼魅狀。太婆悄不膺，三一便知婆欲睡；戶樞徐徐關，移踵車輪曳。三二明朝阿娘來，奉匱爲盥洗；欲飯爺捧盤，欲羹娘進匕。大父出迎醫，覩縷三三講脈理；咀嚼分嘗藥，斟酌共量水。自兒有知識，日日見此事。幾年舉場忙，三四幾年絕域使。三五忽忽三十年，光陰迅彈指。三六今日來拜墓，兒已鬚滿嘴。

兒今年四十大父七十九，所喜頗聰強，容顏類如舊。週山看松柏，不要攜杖走，跪拜不須扶，未覺躬偃僂。〔三〕挂珠碧霞犀，〔三〕猶是母所授，繡補炫錦鷄，〔三〕新自粵西。〔三〕購一手拳頷髭，一手振袍袖，打鼓唱迎神，紅氈齊泥首。〔四〕上頭蒸紅香，中間酌黃酒，青箬苞黍粽，紫絲絡蓮藕。大父在前跪，諸孫跪在後，森森排竹筍，依依伏楊柳。新婦外曾孫，是婆定昏媾。阿端年始冠，去年已取婦，隨兄擎腰扇，〔四〕阿和亦十五。長樛次當孫，此皆我兒女。青青秀才衣，兩弟名誰某。少者新簪花，〔四〕捧觴前拜手。次第別後先，提抱集賤幼。一家盡偕來，只恨不見母！

母在婆最憐，刻不離左右；今日母魂靈，得依太婆否？樹靜風不停，〔四〕草長春不留。〔四〕世人盡癡心，乞年拜北斗。〔五〕百年那可求，所願得中壽。〔四〕謂兒報婆恩，此事難開口；求母如婆年，兒亦奉養久。兒今便有孫，不得母愛憐；愛憐尙不得，那論賢不賢？上羨大父福，下傷吾母年。吁嗟無母人，悠悠者蒼天！

【註釋】

〔一〕黃遵憲

字公度，清嘉應人。光緒間，官至湖南按察使。有人境廬詩集。

〔二〕鬱鬱

樹木茂盛

貌。

〔三〕呀呀

張口貌。

〔四〕孫枝

嫩枝也。蘇軾詩：「長松應長子孫枝。」

〔五〕烏非反，哺雛。謂不如

鳥之能反哺也。〔六〕太婆 曾祖母之俗稱。〔七〕饅餿 音張皇，謂糖之乾者。〔八〕贖面 贖音悔，洗面

也。〔九〕瑤 耳珠也。〔一〇〕簧 笙竽管中之薄葉，用銅片爲之，吹之以發聲者。〔一一〕蹻閭 與倚閭通，謂

父母望子也。戰國策：『王孫賈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一二〕

掌珠 見前袁枚隴上作註五。〔一三〕將纛難比素 見前無名氏上山采靡蕪詩註二及註三。〔一四〕健犢行

破車 晉書：『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此喻頑皮孩子之破壞用具也。〔一五〕嘖 音異，噴也。〔一六〕盤礴

盛大貌。〔一七〕紫荷囊 紫色荷包也。〔一八〕故故 屢屢也。〔一九〕登科 謂應試而中也。〔二〇〕劍兒大

父傍 劍，挾也。大父，祖父也。〔二一〕扶搖 俗謂仕宦得志爲扶搖直上。〔二二〕勝冠時 謂加冠之年齡也。古

男子二十而冠。〔二三〕奪標 謂登科奪得錦標也。〔二四〕宮袍 卽宮錦袍，見前袁枚隴上作註十一。〔二五〕

紫泥封 謂詔書也。古人書函用泥封，以印印之，尊上則用紫泥。〔二六〕誥 清制，五品以上官，遇覃恩予封者，

本身之封曰誥授，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存者曰誥封，歿者曰誥贈。（見清會典）〔二七〕籠東 衰老也。

〔二八〕拄 扶也。〔二九〕蚌 與瘡通。〔三〇〕響 與應通。〔三一〕移踵車輪曳 謂步履之輕，如車輪之移動

也。〔三二〕觀縷 委曲也。觀音奴。〔三三〕舉場忙 謂忙於科舉也。〔三四〕絕域使 作者嘗出使日本，舊金山

新加坡等地。〔三五〕彈指 喻時之暫也。呂氏春秋：『二十瞬爲一彈指。』〔三六〕偏儂 脊梁彎曲之病。〔三

〔七〕碧霞犀 珠之珍貴者。〔三〕錦雞 清制文官二品之補服，前後均繡錦雞。〔五〕粵西 指廣西。〔四〇〕

泥首 頓首至地也。〔四〕腰扇 即摺疊扇，佩之於腰，故稱腰扇。〔四〕簪花 宋時進士及第，赴開喜宴，必

簪花。〔四〕樹靜風不停 謂親已死。韓詩外傳：「皋魚曰：『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四〕

草長春不留 唐孟郊詩：「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謂欲報親恩而無從報也。〔四〕北斗 星名，共七星，

合而為斗，司人間祿籍，故世人禮拜北斗以乞年。〔四〕中壽 莊子謂「中壽八十」。淮南子謂「中壽七十

歲。」

初中國文分類選讀 故事詩選 下編